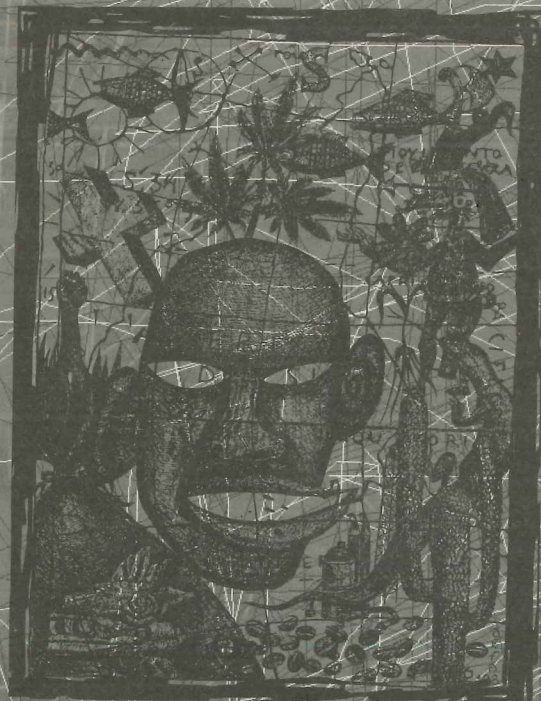


1998.7 speaker 試刊 5 號

石皮客



舒詩偉的新書發表會

拉美地誌魔幻行腳

解放軍古柯鹼社區總體營造

阿偉的新書和朋友的party

馮建：王墨林觀于音樂坑的林生祥和你及你的朋友

在大大樹 時間是 98 年酷暑七月 31 日

來吹冷氣聊一聊看書聽音樂哈煙喝馬黛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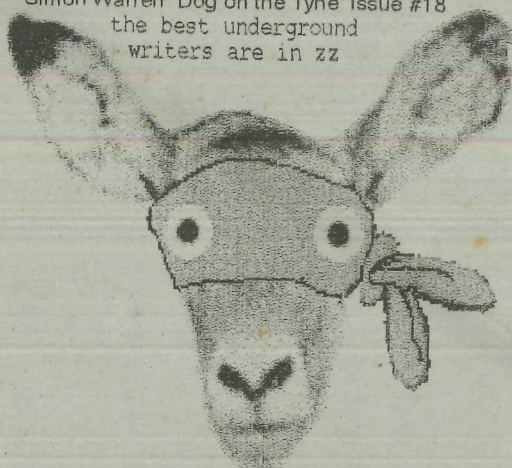
主辦：石皮客

地方：大大樹 台北市永康街42之一號(金華街永康街交叉口小公園旁)

電話：02-23517223

"Of course they believe in God. That's why they can carry on like that. That's why. Can't you see? Misguided as they are. What do they need a new carpet for?"

Simon Warren 'Dog on the Tyne' issue #18 the best underground writers are in zz



OUT NOW!

ZZ is also available for £1.95 in London at Compendium 234 Camden Rd, NW1 and Housmans 5 Caledonian Rd, N1

Zine Zone

THE APRÈS-GARDE READ STATEMENT

Name.....
Address.....

Sex.....Occupation.....
How many teeth do you have?.....
Place you got this?.....

☐ Rush me the next issue £1.50 (cover price £1.95) payable to Zine Zone or \$3/4 IRC's ☐ Send me more info about ZZ & submitting work

☐ Stick me on your mailing list

☐ Go fly a Kite (Please tick ✓)

RETURN (WITH PAYMENT IF APPROPRIATE) TO
Zine Zone, 47 Retreat Place, London
E9 6RH. (not even great) Britain.

哭么大喇叭

癲癲病友游走在社會福政策的邊緣地帶，

就生理而言，不被列為一個身心障礙者：

然而現實生活，常因此症而遭受迫害，

病友除要忍受生理病痛之外，還得受社會污名化的歧視，

如今她／他們娓娓道出他們的生命歷程，

聽者為之動容...

石
皮
密

試刊五號 1998.7

哭么大喇叭

癩痢無罪 成見殺人

02

總體藝術的概念，將藝術跨領域結合

間中的臨時起意競技與集結：六零年代

10

大世界和平出現了嗎？隨著網路科技

公娼日日春 阿扁鼻血噴

小白痴

一個有趣的意外驚喜

Vinegar

酸批評

12

從劇場不斷看見台灣社會的潛意識。

雷打陰特摩

海德堡計劃

14

鹿寮坑老黑狗

16

強移植國外理論難免有水土

都貼滿了麥當勞經營速食的投機，河床一次簡單的地下劇場作品，卻隱隱

民歌·彼·西格(Pete Seeger)與……

阿偉

神·經·毒·氣·量·販·店

精神→經

噪音戰爭

22

Anes

被病毒感染，一群長滿菌絲的人種

馬雅

手·稿·育·塚

河床，

劇場·海·膽

淡水河的，還是密西西比河的？

32

寧靜

有很多時候，美感僅是來自

荒木水里

吳宛菱

宋美英

是一種儀式

惡·情·緒·集·中·營

馬雅
Erica
吳宛菱

34

字的接吻

35

29

醉生夢死毋能著想

癩癩無罪



成見殺人

圖\小黑

哭么大喇叭

「關懷弱勢」成了近來一項重要的顯學，大家注目的焦點常是社福經費的多寡，以及又有多少所謂「弱勢族群」成為一個站得上台面的新寵兒，而為政者常以此來炫耀功績。然而現實生活中，多數要的不是一個足以傲人的功績，也不是要別人所施與的恩惠，要的是一個平凡且合理的人際對待關係。

石皮客，不報導光鮮亮麗的新寵兒，也不刊登譁眾取寵的煽情照片，有的只是平凡的心情小故事，並希望借由這些小故事，來突顯出個體情感與現實世界間矛盾問題的本質，從這樣的脈絡再出發，重新反思既有世界觀價值體系。

在既有的社會條件中造成特定族群的相對弱勢，而既存的社會即有許多不合理的狀況，則因弱勢族群更加突顯其不合理，因此若能從一弱勢族群的眼光重新思考，則更能讓人清楚的意識到，原本所追求的內涵與現實之間矛盾的本質是什麼，從而對生命價值觀重新建立，揚棄既有的意識形態，就從現在開始……

我的成長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有人一路走的很平順，但也有人一路走得很坎坷，其實每個人都是不完全的，每個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想必大家都聽說過一句話，家庭教育會影響一個人，一個不溫暖的家庭，會使人更加獨立，更會使人變得自暴自棄，自甘墮落，外面的朋友比家人好，他們知道你的心聲，他們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假若在外你遇見的是一群壞朋友，那你就很容易自甘墮落，但若你遇見的是一群，負有愛心、耐心的朋友時，那人生就不一樣了。

我是家中老么，上有二個哥哥二個姊姊，與兄姐們年齡相差頗大，且個性也較為內向，由於父親長年跑船，二、三年才回來一次，因此每當兄姐一起玩耍時，我就自己在一旁看著他們玩耍，就讀國小開始，變得更加內向，一放學就躲在房裡，因此一但做錯事，大人總是會在晚輩面前，責備你笨、白痴，晚輩看久了以後，也跟著一樣對我不尊敬，長輩們沒有一句教導的話，反而還鼓勵晚輩太厲害了，使我自尊心深深受到極大的傷害，從小到大做任何事，都是不被認同，二、三十年來對自己都沒自信了，當外人鼓勵我、讚美我時，我總是認為他們是同情我、憐憫我、可憐我、安慰我，始終無法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

在求學時也曾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坦白說國中國小不愛唸書的我，功課很差，月考名次總是在倒數幾名的，記得國中畢業後，考進私立家商(新店)，就讀幼兒保育科，由於個性內向，且功課又不怎麼樣，當時身體已亮起紅燈，在校時常昏倒，且體重足漸下降，家人認為是太累，所以未帶我上醫院求診，高中老師則認為，我是頗(博)取別人的同情，而裝病昏倒故然不是，就因這樣被誤解，而第一學期結束被迫轉學，輟學後因禁不起這打擊，一天因病倒送醫，昏迷了二天二夜，醒來才得知罹患幼年型糖尿病(終身打針)，及癲癇症，休息二年後重考高職，這次選擇了綜合家政科，當教官科主任導師任課老師等，知道我有糖尿病時，就特別關心我照顧我，因而老師這樣的對我關心，我的功課前進到十名內，不辜負老師們對我的關懷，因而讓同學們吃味不滿，後來有一次是科主任趁我請假時，才告訴同學我有疾病，要同學們多關照我一下，從時起同學們180度大轉變，對我特別好及關懷，因

此很順利的將高職讀畢業，到目前爲此，仍與高中老師還密切連絡。

在求職方面更是如此坎坷，高中畢業後就在一家知名速食店上班，比我晚進來的同事，都已升到組長、副店長職位，爲什麼做了二年仍是訓練員(註一)呢？我的工作能力不比人差，我做的職務是店長的工作職務，爲什麼還是訓練員呢？原因是我有疾病在身，只能參加晉升考試不得晉升職務，一次被老闆娘發現此事，相當生氣一聲命令下，晉升到店長的工作，一次因被同事陷害，因而上級未查明真相，就這樣把我開除了，雖半年後才查明員(原)相還我清白，但他們已深深害了我的人格及自尊，偷錢者竟是我的上司。

被開除後爲了生活，於是找份從未做過的工作，作業員大夜班，當時一人在外工作，也爲了多賺點錢，因而省吃儉用，不到半年我的癲癇再次復發，經教友規勸之下，將工作辭去暫時休養一陣子，宜到去年四月我再次出發找工作，因休養近一年半之久，誰知老闆對癲癇症認知不夠，因而不錄取向我說拜拜，內心深深受到打擊，後來看報紙時，有家知名食品業誠徵店長，由於我有豐富店長的經驗，興沖沖的帶著履歷表去應徵時，過了幾天公司來電，要我第二天到公司報到(已錄取)，詳談工作內容職務上班地點等，第二天興沖沖的去公司報到，課長要我填寫人事資料時，填到我有無疾病這欄時，我楞了一下是否要誠實的寫，因爲我有那二種疾病，若誠實寫，可能又會像之前一樣，老闆就會跟你說拜拜，於是我就暫且空著不寫，宜到最後一欄，要我寫二位親朋好友姓名與電話，以便查訊我所寫的是否屬實。若有所隱瞞不予錄取，於是我只好乖乖的寫，我有癲癇及糖尿病，誰知當襄理看見我有這疾病時，她的臉馬上大變，原由店長職務改由實習門市小姐。第二天我煮菜時，癲癇部分發作後，臉和手都燙傷了，此時公司的課長來電，就連實習門市小姐也不讓我做，告訴我因我有疾病不錄取，當時我真得已分不清楚，我是燙傷的痛還是不錄取的心痛，當時我傷心欲絕的問自己，難到我們有這疾病，老闆們都不給我們一次機會嗎？你們要讓我們走投無路嗎？我們不發作時和正常人一樣，大部分的老闆對此病症不了解，都會相同的不錄用，十個老闆有八個老闆不會錄用有這樣疾病的員工。

由於在大夜班工作辭去時，我便住到某軍醫院的宿舍，和一位教友住在他家，因他是該院的護理人員，住在他家一來休養，二來方便於與醫生連絡，住在宿舍後不久，她便帶我到醫院的團契，每週四及六都有團契，慢慢的我認識了許多醫生，醫生娘及護理人員，直到前年她退休後，移民到加拿大，當時爲了報答她十三年的關懷，於是替他照料他的母親，每天煮三餐、打針、洗衣等，由於朋友其母時常給予極大壓力，有時半夜不睡也不睡，以致睡眠不足及極大壓力之下，我的癲癇症不斷發作，且爲了面子問題，且同是團契弟兄，更是同一位大夫看診之下，只好隱瞞不敢讓大夫知道，爲什麼我睡不好，才使癲癇不斷發作，直到去年七月，他們申請了一位菲傭，來看顧朋友其母，於是將我送回中壢家中，我知道家人不會接納我的疾病，我也知道就因爲與家人相處不好，我才會寄住在別人家裡，今天不管我在怎麼懇求，給我二天時間我找房子住，朋友的姊姊姐都堅持要把我送回家中。

傷心地離開醫院宿舍回到家中，預料家人不能接納我的疾病，但我仍必須試著與家人

也許，該關心的，不是在癲間患者中，有多少個拜倫或狄更斯出現，而是這些人在與疾病鬥爭之餘，面對社會的壓迫，他們做了些什麼。

溝通，母親要我絕口不能提癲癇症三個字，因爲這是一種見不得人的病。當年父親身亡前，一位密醫告知母親，今天父親會有肝硬化，是因爲我有癲癇，在照腦波時爲了照顧我，幅射線照到父親肝臟，所以今天父親才會得了肝硬化。不久父親身亡了，從此我便是害死父親的兇手，而兄姐晚輩們，則當我是精神病，一旦我表達內心的感受時，總是用「幼稚」二字來塘塞我，因而當我回門診時，當我看見我的記錄相當驚訝(發作記錄)，且當天談到家人不能接納我的疾病時，我已泣不成聲了，連續三個月病情仍是很不穩定，大夫只是很失望但未發脾氣，當我看見大夫失望的表情時，下定決心控制病情，不辜負這兩年來對我的關懷，於是第一個月未發作，我告訴大夫時，大夫也很高興，第二個月就鼓勵我，與大夫配合，第三個月在聖誕節那天，在醫院團契中，在病人及弟兄姐妹面前，我說我會努力的與大夫配合吃藥，大夫聽了也相當高興，很可惜只維持四個半月。

記得在二月中旬去公保門診時，遇見朋友其姐，帶母親去門診，正巧其母看完就叫我進去診療室，當我坐下時朋友其母叫了我一聲，我抬頭一看，竟然其姐用不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當時我覺得很難過很難看，我強忍著眼淚，門診完等候大夫下班，搭大夫的便車回某軍醫院，繼續門診另一科。

門診完的第二天我就住院了，這次住院本想不讓我的大夫知道(神經內科)，因覺得虧欠大夫及弟兄姐妹太多，且自從離開宿舍後，便不敢遇見團契的醫生醫生娘，因我不愉快的離開，所以我不知該怎麼面對他們，因此我才不想讓他們知道我住院，但不知是否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住院的第二天，我的主治大夫來看我，這時才得知，叫我住院的這個主治大夫，通知我的主治大夫(癲癇科)，更奇妙的是，住院大夫是團契弟兄，會診眼科、經精神科都是

團契弟兄，不讓我的主治大夫知道我住院那也難？但在這次住院中我得到不少東西，團契弟兄姐妹的關愛，代禱及探訪，其他病友，高中老師及團契姐妹常煮東西給我吃，雖我的家人都沒來看我，但我已心滿意足了，因爲還有這麼多人在愛我關心我，有醫生醫生娘這麼愛護我，連病友及隔壁床的病患，都感動不可思議，我這病人太好了，更令我意想不到的，一天一位姐妹來看我，情緒激動的邊哭邊說，這位姐妹告知會請弟兄姐妹爲我禱告，出院的前一天，團契的一對夫婦來看我，並給予一筆豐厚的奉獻，叫我不知該如何表達謝意。

出院後更與家人相處不融洽，一天與主治大夫遇見時，再次拿了豐厚的奉獻給我，看見了我的主治大夫，又想到自己病情控制不穩，真是慚愧。一個月後回門診，我因情緒低落，當時爲了避免哭泣，而用字條，當我坐下去，記錄本放在桌上，大夫問我近來好不好時，我搖頭表示不好後，似乎所有委屈全發洩出來，再也無法強顏歡笑，聽到這句問候語，像似針扎了你一樣，淚水就像水龍頭一樣，拼命的一直流，頭總是低下去，不敢看著大夫，此時有個衝動想跑出去門診室，因覺得失態，且丟臉，從來大夫一面聽我說，一面安撫我，並拿衛生紙給我，要我擦乾眼淚，幽默地說別讓其他病人看見，這樣會被誤會，醫生欺負病人，把病人氣哭了，這時我才笑了出來。

雖然我的一生走的這麼坎坷，但背後仍有這麼多人的關愛，我必須擦乾眼淚，勇敢堅強的活下去，雖得不到家人的關愛，但醫生醫生娘、老師、病友們給手的愛已夠多了，我要勇敢的站起來，再次露出臉上的笑容充滿自己，而不是每次攪見我都是愁眉苦臉的，這才不會辜負大家曾給我的關懷的人。

哭么大喇叭

SPEAKER

良民的吶喊

「癲癇」病友們，伊甸園「殘障中心」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請不要躲在家裡的死角自怨自艾，只要我們病情隱定即可踏入社會，開拓自己的人生理想，拿出成效，證明我們也是社會付出的一群，爭取我們應有的生存空間，喚起社會對我們的注意與重視，那就是我們可以見到曙光，走出黑暗陰影的時刻，因為我們的奮鬥成果，必然會迎取政府為證明政府的「愛心」而有所舉動，病友們希望我們有共享成果的一刻。

我是一個「癲癇」病人，此病是來自一次嚴重車禍的後遺症，同車的同事死了三位，我雖幸免逃過鬼門關，但卻花掉近一棟房子的醫療費用——八十五萬元左右，（當時沒有全民健保）爲了保住我唯一的不動產，基於「手足情深」的緣故，在大姐的召喚下，開了一次家庭會議，由家人共同分擔，爲我付出此龐大的醫療費用。（當時公司付與我的賠償費是新台幣陸萬元）

經過六個多月的療傷後，再度的踏入社會，才深感社會對「癲癇」症人的排斥性極高，接納度幾乎是「零」，但是想到兄弟姐妹的悉心照顧（我初二那年，父母就先後生病過世），我不能就此將生命了結掉，我必須鼓起「勇氣」面對社會及癲癇的挑戰。

淪為包裝員 病情發作忍痛求去

由於剎那間的翻車，其「驚險度」深植我心，出院後無法以「車」代步，僅能在住處附近尋求工作，雖然是一個大專生，面對的工作伙伴卻是滿口「三字經」的果商所僱用的包裝及搬運員，再加上自己的後遺症，也就由不得有所選擇，工作夥伴們以我的談吐，認爲以我的層次進入這種純以勞力及時間作爲求生之道而叫屈，我的求生意志，他們都極爲感佩。

不料我病情發作後，他們的態度卻發生了轉變，一堆人的嘲笑與背後的指指點點，往日的那份接納與讚賞即刻消失，甚至無人與我共組打包水果，我也就無奈的從此工作組群告退。

擺地攤

朋友關心我的基本生活，提供我一些鍍金的小耳環、戒子、別針、鎖鍊……等女用飾品，去沿街拋售，售後再結帳付款。

由於我需要的空間很小，拋售物又不與他人相同，兩個星期左右我即加入與警員捉迷藏的「地攤族」陣容。彼此都是弱勢的一群，大家相互照顧，感覺到社會還是有可愛的一面，正當與「地攤族」處得其樂融融，有一天在警員的強力追逐下病發了，因而沒被開罰單，還送進醫院，但是第二天他們卻以魔鬼附身的心態來面對我，我向他們一再的解釋，依然無法接納我。我這「獨行女俠」心想，畢竟有這一段愉快的合作，也就不想再給予壓力，自行離開他們的陣容，本想另尋一群「地攤族」。但是醫師要我放棄此種生活，否則會提高病情發作的頻率。

代課教員

身爲一個癲癇病患，就必須勇於面對社會施於我們的排斥，每發作一次，經過數日的掙扎，就再度的踏入社會人群。寄望腳底的療效，每天清晨到青年公園，踩行健康步道，隨後再參予「外丹功」的操練，雖然曾在操練中，病情發作，但學員們不但沒有排斥我，還給予我鼓勵與安慰的眼神，教練要我達觀開朗，在他們的接納下，還爲我安排到國小任教，雖是代課教員，但是面對一群群童稚天真的笑臉，我從中尋回了自尊與信心，內心沒有壓力，把時間與精神均投入在工作上，贏得了教務主任對我的肯定，代教的工作也就不曾間斷，如此經過了經過近三學期之後，在課堂中發病，學童的天真認爲是他們太調皮，令老師生氣暈倒，趕緊向「保健室」的護理人員報告，待教務主任來探望時，我已恢復知覺，主任直覺認爲我過於操勞，貧血身體虛弱所造成，還幽默的說要懂得照顧自己的健康，否則怎能以身示範爲人師表，不料第二天一到學校，就被主任叫到教務處要我暫停代課回家療身，與他昨日到保健室的探望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令我百思不解。後來由學生的口中尋出答案——

因爲同學曾向保健室的護理員，告知我發作時的情況，他們專業給予我的不是接納，而是向教務主任及人事主任警示我的健康必須防備。在行政人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能下，我的飯碗再度的摔破了。

整修房屋觸法網 廿載心血附水流

從代教到擺地攤（唯有夜生活不曾觸及）都曾經是我的生計之路，每發病一次就另尋一個新的飯碗，就在房租與不定期工作的雙項收入下，除掉最基本的生活開銷，在車禍後近廿年的生活裡，我依然有近貳拾萬元的存款，這筆克勤克儉存下來的金額，本是爲我的老年準備的，直到面對所住的老房子（屋齡近三十年）每逢下雨天，屋裡就下起「小雨」，再不修整樓頂，較安定的房租收入也將隨時有消失的可能。

「想走更長遠的路，就必須休息」。因此我下定決心，在每天吃「陽春麵」過活下，所省下來的錢來修整樓頂，架構鐵柱及鐵皮塔建遮雨蓬，不料建管局來函要求拆除，這癲癇病人近廿年長期節儉下來的一筆錢就這樣付諸流水，讓我傷痛無比，內心一再地吶喊，社會的「愛」到哪裡去了？社會對我們癲癇病患的唾棄、政府視而不管，甚至亦無法接納（男士的癲癇病者，無須當兵），我們既不想「作姦犯科」，但又須面對生活，政府的行政官員們希望你們能聽到此「良民」的心聲。

頑石

擊不倒的族群

「自助人助」雖然是句簡單的成語，然而用對健康及身體上大殘缺的人而言，卻是一種挑戰。

「癲癇」症其時沒有社會人士想像的那麼可怕，只是政府對社會的宣導不夠，再加上「大眾媒體」不確實的誤導，令社會不敢接納我們。

實際上每位病友只要僅守你個人主治大夫的交待準時服藥，經過一段時日的調配，你就能在藥物的控制下，與健康人無異，進而多接觸弱勢團體，這是一帖無形的良方，對你的身心將帶來無限的效

採訪手札

人們總是不習慣表達悲傷的一面，但是受挫後的怨氣，如幽靈般的鎖在內心深處徘徊不去。在「採訪」的過程中，一開始總是對世間的不滿、怨言與情緒性的宣洩總令人感受到世人虧欠他多少似的。然而在受訪者心情漸趨平淡的後，慢慢的情緒性字詞漸漸的消失了，言者娓娓道來生平的經歷，聽者為之動容……

回程的路上內心激動不已，總希望能幫上一點忙，沉默好久理不出一個思緒。

施朝祥

一位癲癇好朋友求學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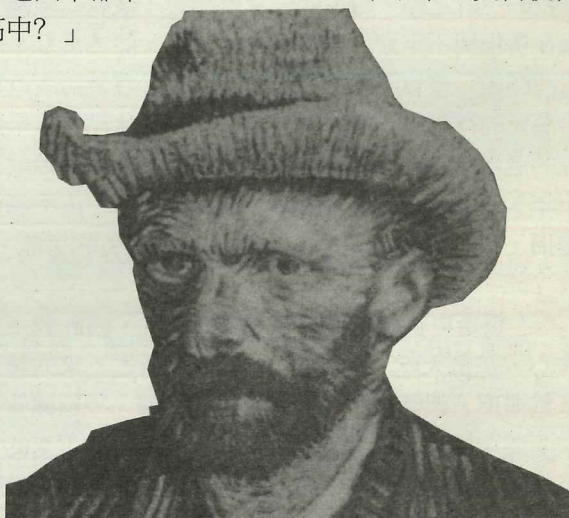
記得在某一年的夏天，我拿著我的聯考成績單到 T T私立高職註冊，我記得那天早上是第一個報到，註冊完後，經過層層關卡，鬆了一口氣說：「終於完成了，吃頓午餐吧！」說話完沒二分鐘，總教官把我叫了去，到他個人辦公室面談，說：「嚴永澤，你有癲癇病症，不能在這間學校上課，你真的要上課，請你父親來，才可通過。」我聽了，我本是好言好語地和他說：「是我要上課，不是我父親要上課，請教官官要弄清楚」但這話題一直在爭論、辯白還是沒用，最後我生氣的說：「是的，我是有癲癇症的一位學生，所有的關卡我都通過，校長都已經答應，為什麼教官您就不能通過嗎？難道你比校長大嗎？」教官說：「你要上課，還是要你父親來一趟才可以上課？」

「就這二句話，教官一句，我一句的直爭辯到晚上，我想我也沒辦法。還是打電話回家，請爸爸來一趟，電話接通後，我爸爸說：「註冊要註冊一天嗎？為什麼還沒辦完？」我把一五一十的告佑他後，他又說：「是你要讀書，是我要讀書，好吧！讓我去看看你這位教官是何等人物，非要我到學校一趟不可」那時晚上九點半多，半個鐘頭後父親到了學校門口，我和他一起去見那位總教官，當時，我不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最後只聽到父親說：「好吧！那就決定這樣子了！」很快地就解決了我上課的經過，但那時也是我最後一個出校門的學生了。

在那所學校的工友說了一句話：「這位同學你不是很早就來學校的那個學生嗎？其他同學早已走了，為什麼你這麼晚才要回去呢？」我和工友說：「謝謝您的關心，是我和你們那位總教官溝通的關係，直到現在才能離開。」

ps.說實在話，在國中、高職都是我父親一個個過節送禮，說盡好話，才有今天的我，否則我連國中可能都畢不了業呢？

考二專，大學等以上學位的夢想就此打住，因為癲癇病症，在十九年前還沒有公開，很多人都怕它，所以我也不敢再去想考某某學校了。也是我自己不爭氣的關係吧！至今年近三十五歲，還記得剛要受訓前父親給我的二句話：「如果不是我送禮，說盡好話，你連國中都畢不了業，更何況是高中？」



文生·梵谷的疾病似乎也成了他偉大成就的一部份，然而，事實上，癲癇並不偉大，當他發生在不偉大的人的身上時，就成為了一種不折不扣的「污名」。

人的完全喪失……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無產階級宣告現存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的，無產階級也把自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Karl Marx

哭天喊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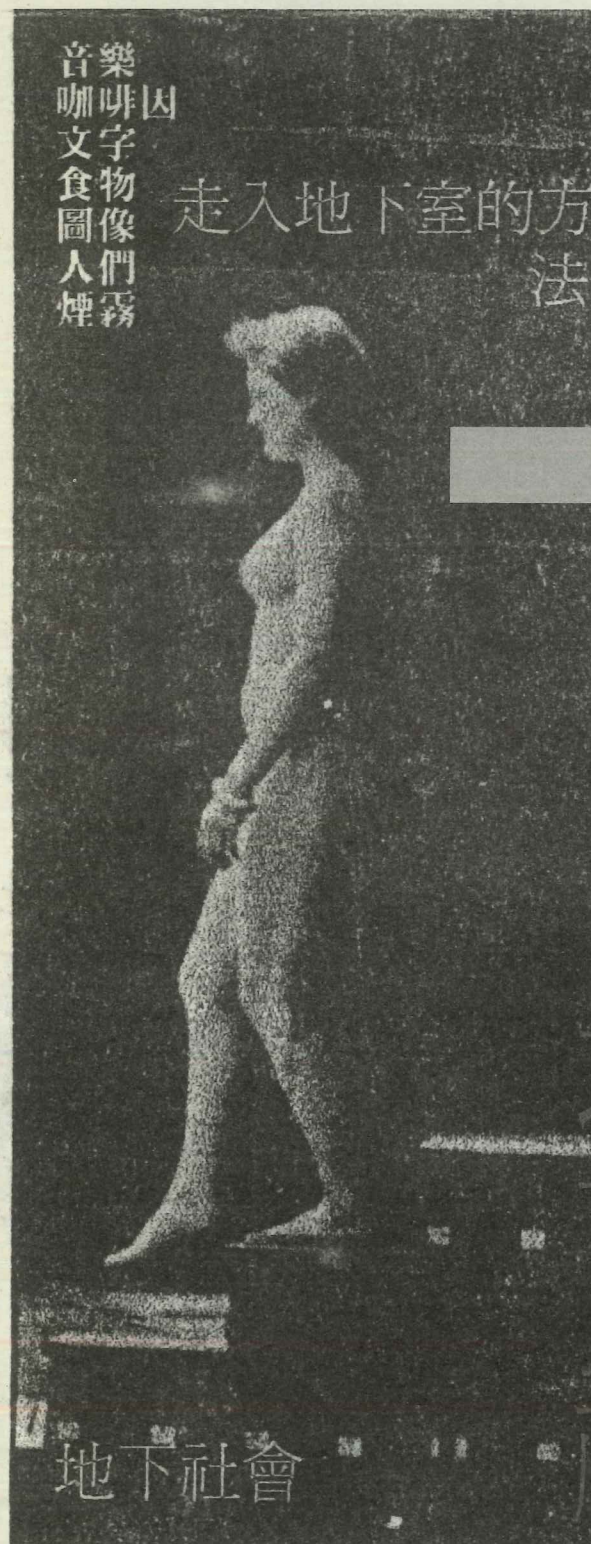
音樂 咖啡 地下社會

師大路 45 號 B1

文字 圖像 人們 煙霧

音樂
咖啡
文字
食物
圖像
人們
煙霧

走入地下室的方法



地下社會

地下社會



公
米
唱
米
日
米
日
米
春



一個有趣的意外驚喜

撰文／小白癡

石皮客的會議，常常有些有趣的意外驚喜，今天大家又在聊得天南地北時，王墨林帶來一位遠從日本來的旅客 KANO OKI（加納沖），OKI 是日本庫頁島的愛奴族，高聳的鼻樑，大眼睛中帶著些微的疲憊，原來王墨林所屬的「身體氣象館」邀請他來台進行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座談；大家本能而好奇地問他許多故鄉的事，透過吉井孝史的翻譯，這段對談雖非深入，卻也各自在每個人的身上思考著強勢民族面對弱勢文化的各種矛盾！

庫頁島的愛奴族，一個在被歷史強搶掠奪的民族。第二次世

界大戰前，他們一直屬於蘇俄管轄內的領土及民族，卻因為蘇俄和日本為了彼此國家間的利害，簽下合約，將庫頁島的愛奴族狠狠地從原來熟悉的環境，全數遷移至日本北海道，突然間，愛奴族人拔離了他們所生長的自然環境以及一切從環境中衍生的社會文化，被強制遷移到陌生的環境，甚至面對陌生且強勢的日本文化，這就好像將冰塊拿到烈火堆一般，愛奴族人在不適應的狀況下大量凋零死去，現今位於日本的庫頁島愛奴族人已經僅剩一個血統家族，而OKI正是這個血統延續的世代。

■從 tonkori 中成長

愛奴族的凋零，不只是人數，也是強勢文化下被犧牲的社會，好比台灣原住民族，延續的世代找不到對自我民族的認同，面對強勢的日本文化，他們不願承認自己的民族，恨不得生為日本人，甚至在日本人存在的強烈歧視中，竟限制愛奴族人不得和日本人通婚，民族文化和現代文化的衝突與矛盾同樣迴旋於OKI的心靈。OKI四歲時就離開家鄉，一度前往紐約工作，再回到日本時又面臨失業的困境。回到北海道的OKI，以他對音樂敏銳的感覺，接觸了 tonkori，這個只能在日本博物館展示櫃中看到的愛奴族傳統樂器，OKI形容道：當接受了表哥給他的 tonkori 時，完全不知如何彈奏，

卻興起了自己作曲的興緻，只得重新開始學習，參考族內老人彈奏的聲音，慢慢一點一滴摸索，但努力並未獲得掌聲，老一輩的愛奴人甚至指責他未照傳統的規則，挫折感充斥著心靈，腦中旋著是否該放棄了的問號！有一天，朋友讓OKI聽了一曲傳統音樂，振奮了OKI的心情，他在這曲音樂中感受到傳統深刻而強烈的情感，無比的力量使他再度面對 tonkori，每天彈奏，視著去摸索出 tonkori 不同的聲音與情感，五年下來，OKI感覺到聲音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美好。OKI 試圖利用自己的母語去理解、使用 tonkori，他跑去問愛奴族的前輩，想知道如何學到愛奴族語言的精髓，聽前輩們說故事，想從中探索愛奴族的精神；這並不容易，因為愛奴母語和日本話的發音方式完全不同，前輩們還建議他先從哲學性、思考性的語言開始學習，而非愛奴語的口語發音，為一位日人中研究愛奴語言的學者還批評他不曾講母語，諷刺他應先學好母語再彈琴。OKI並不因此而挫折，反而開始到這位學者的愛奴語言教室學習母語的文法應用，一心只想從母語語言中找到那股曾被強烈感動過的深刻情感。OKI說：「那種感覺說不上來，只能用演奏表達。」他興奮地告訴我們，現今流傳下來 tokori 的彈奏方式只剩五、六種，在十五分鐘內就可完整彈完一曲。（雖然一群人心中心期待著OKI能趁機露一手 tonkori，但看著他疲憊，頻頻揉著兩眼的神態，只得做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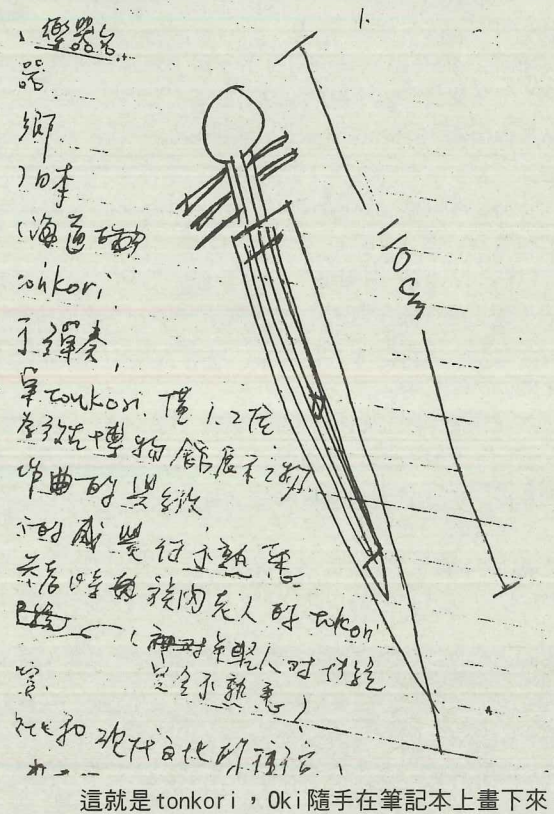
■在傳統與現代中延續與創造

OKI 謙卑地說：「到現在仍感覺許多矛盾，雖然不斷學習愛奴語的精髓，卻在彈奏時發現無法完全融合。」對於演奏時，許多人稱呼他為「現代式的 tonkori」，他並不願意認同。OKI 覺得這個名稱分割了傳統與現代，但他認為的 tonkori，代表一種連續性，連結著傳統與現代！面對族人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歧視，因此泯滅的民族認同，OKI 相信自己的情感，他從傳統音樂找到無法言喻的精神，就像他說的「做愛奴族人沒什麼不好」這句話的輕描淡寫，道盡了他對所謂強勢文化、弱勢文化區分優缺點的厭惡，OKI表達了，文化有好有壞，但是都具有其存在的意義，所有的區分，便在於忽略了面對的基本原則——就是尊重！生命中不斷找尋到的感動與意義，讓OKI

堅持探詢、彈奏著 tokori。去年在一場愛奴族的追悼會中，他進行了演奏，一位老婆婆在聽完後，兩眼哭紅地跟OKI說道，距離最後一次聽 tonkori 的聲音已事隔五十年前，那時曾在父母親的身邊，圍著火爐，彈奏著催眠曲。老婆婆的回憶，對OKI來說是一場寶貴的經驗，他更堅定自己做的事是對的，他仍將堅持著深刻愛奴文化的延續與創造！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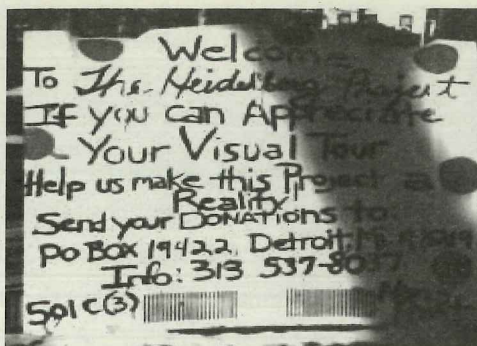
整理這篇聊天稿時，心情有些起伏！回想當時曾問了OKI一個白癡問題「你覺得愛奴文化有什麼值得學習之處，那些優點或缺點？」，卻被OKI一句有點不屑，卻又不想罵人的回應帶過「沒什麼好講的，文化間都有各自存在的意義」！當頭棒喝的感覺，原來自己往往不屑於原住民文化以那種膚淺的歌舞、展覽形式被社會對待，口中強調互相尊重，卻仍落入強勢、弱勢文化間比較及抽離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迷思中，其實，不管它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端看個人或群體如何從感官上的體驗，漸漸去進行了解與深化，那才是文化存在的意義吧！



雷打陰特特



Radar Internet



海德堡計劃

鹿寮坑老黑狗

先不管華山計劃成或不成，想想看，如果咱們真的有個「藝術特區」的話，要把它搞成什麼樣子？是讓那些有錢有閒的公子哥兒，又多了一個週休二日可以享受高級消費的地方，或者是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可以來玩玩？

「藝術」的詮釋權到底是掌握在誰的手上？這裡有一個地方，給大家參考參考：

想像一下，寒冷的冬天陽光裡，你若有所思地，吹著口哨，走在貧困枯燥的底特律市中心。轉過街角，進到另一條馬路，忽然熊熊給它停了下來。嘿！這是哪們子怪事啊！一大堆花枝招展的房子，鑽進你的眼睛裡，成千上萬的玩具掛在樹上，房子的外牆上，盡畫著些怪異的臉譜，還有一狗票長著機械手臂的破電視，在那兒張牙舞爪呢！

你被亂在腳邊的幾百隻破鞋子搞得團團轉，幾乎要跌進上百個戴著手套，圍在你身邊，惡行惡狀想要抓住你的腳的胡佛吸塵器堆裡去。在你的頭頂，有一排紅色的褲子，掛在投射著樹影，蓋滿了一間老舊木屋的一大堆腳踏車上。

再走進去一點兒，有個廣場，當中一輛被冰凍在站牌旁邊的巴士，上頭全都是一點一點的油漆和奇怪的雕刻。在你頭頂的樹上，全都高高地掛滿了小孩的玩具車，路邊和告示板上，畫著一張張巨大的笑臉。

不過這可不是一條廢街，有些房子裡，仍可以聽見有人在裡頭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哇……我的媽媽呀，這是什麼東西啊！該不是最近ACID嗑得太凶！還是昨天晚上那粒「威而鋼」……

不不不！這條街是真的，它打算讓無聊乏味的底特律市區活潑起來，叫做「海德堡計劃」。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到這裡來，好好蔑視一下這貧困的都市環境，破鞋子、爛玩具都還在那兒沒動，你可以到這裡來丟出你想要的任何東西——這是一個充滿冒險性的地方，而且是非營利的……

想知道詳情，或想丟東西到「海德堡計劃」去：The Heidelberg Project PO Box 19422, Detroit, Mi. 48219 USA Info: 313 537 8037

這些訊息得自於網站Urban75(<http://www.urban75.com>)這是一個英國的非營利性地下網站，也是最忙碌的獨立網站之一，每年的訪客超過三百萬人，它將給妳一個把所有狡猾的傢伙、講白話的好哥、見點人的組織……這些狗屎全都踢開的機會。

妳現在可以經由「石皮客」網站<http://192.192.148.27/speaker>連到Urban75，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另類站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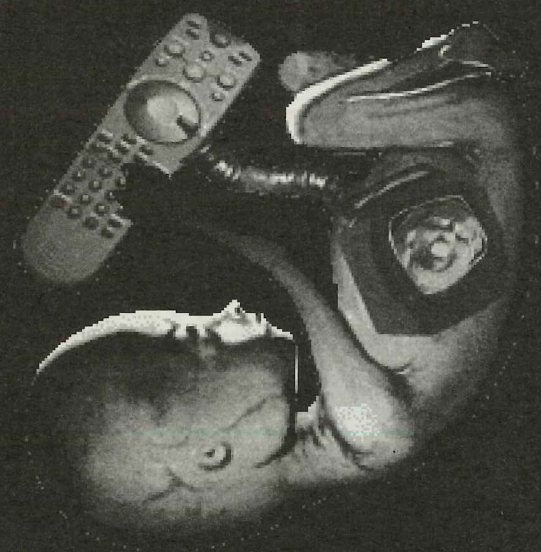


妳\你還在 Internet 上漫無目的的瞎逛嗎？

妳\你的 E-mail 信箱裡除了垃圾郵件，就不能有別的東西嗎？

聽人家說網際網路是個無限可能的空間，為什麼妳\你什麼也找不到。

現在，試試這個吧！它將打開全世界網際另翼空間的一扇門。



網際另翼空間的神秘之門

石皮客

<http://192.192.148.27/speaker>

訂閱石皮客電子報 E-mail: sunnyline@tpts1.seed.net.tw

民歌、彼·西格(Pete Seeger)與……(上)

阿偉

Pete & Arlo
Seeger Guthrie

「我們的歌，就像你我，都是一長串人們的產物。」

— Pete Seeger

「我們聽了安賽縣農民歌手賀玉堂唱的歌，這是一種具有原始色彩的、飽含對生活的熱愛和激情的歌聲。他不是用技巧，而是用整個心在歌唱，直唱到熱淚滾滾，欲罷不能。當時我們頗受感動，覺得應該讓所有的專業音樂工作者都來聽他唱的歌……」

但是，就是這些剛剛吃飽肚皮的農民，卻創造了如此燦爛輝煌、富於理想和激情的藝術，可以說，農民是沒吃沒喝寫快樂，而我們一些文化人，卻是吃飽了喝足寫痛苦。這種鮮明的對照，不能不使我們琢磨琢磨……」

— 陳凱歌(談「黃土地」導演的體會)

今年夏日來得特早。這也是說，在還沒該這麼熱的時候就已這麼熱，在該這麼熱的時候就已特別的更熱，有人說這是「聖嬰」(el nenō)現象。

特別熱、特別多雨、特別多大風，這些是在全球生態惡化的現象之一。當然，對於生態環保，人人脫不了責任；但人面對過熱天氣，即使大環境短期內不改善，仍舊會個別的尋求暫時的避暑之道。這是人的「聰明」。

前幾日晚間，與幾個大大小小朋友開兩輛車駛入五峰鄉的山裡面的山裡面。沿途，只看到「完整的月」越來越近；窗外涼風息息。去山裡面，主要的說法是泰雅族的朋友親戚的水蜜桃已到成熟時節；而「成熟」在台灣的习惯，是有待「品鑑」。當然更主要的，是去透氣，而透氣，不只是生理的，也是精神上的。

在月下望著遠方連綿的山群起伏，與山中部落的燈火點點；一個人悄然站著，四周倒未必悄然。蟲鳴、風聲……人開始空靈，而心靈也轉為寬廣，然後是想嘯、想吟，結果是，沒結果……

×××——×××——

九四年底，掙脫了諸多身心障礙，去北京玩了個星期，也意外的在「三昧書屋」欣賞到藝術家陳強的作品介紹：「黃河的渡過」：在總長5，464公里黃河中，由源頭到出海口每五公里取一小罐水，再把裝著河水的1，039個玻璃罐順序排列築入位於山東入海口附近的黃河紀念碑牆上……

比較令我驚嘆的，是由錄音機播放出陳強等人沿著長長的黃河在河中及岸邊收集到的各種質樸的水聲、划槳聲、洗衣聲、百姓的歌吟聲……

這是音樂？這是歌曲？

※小雅·何草不玄(詩經)

何草不玄！(有什麼草不黑不爛！)
何人不矜(《乂弓》)？(有什麼人不是光棍？)
哀我征夫，(可憐啊！我這小兵，)
獨為匪民！(連個人樣也沒！)
匪兇(ム、)匪虎，(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
率彼曠野。(卻在曠野中東奔西走。)
哀我征夫，(可憐啊，我這小兵，)
朝夕不暇！(早晚都沒得喘息過！)

×××——×××——

我不習慣、也不喜歡太快把一些事物、尤其是些令我心動的事，「固定」下來，這其中「固定」的方式之一，是「命名」。

把事物命了名，會有種安穩、秩序，但「太快的」命名，卻擠縮與僵化了人的想像空間與感知能力。

黃河水邊的聲音，算是什麼？有人叫他做「民歌」或「民謠」。是這樣的嗎？我不清楚，我只大概知道這是一地帶、一地帶的個人與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與「勞動作息」中出來的抒情的、怨嘆的……的聲音(唉！又陷入太「學術化」、「固定化」的陷阱。忘掉這一段！)

民歌在走過或長或短的一陣子后，有的消失、有的新冒出來，當然，還有一些給流傳下來。

流傳下來、繼續吟唱，或給轉成文字紀錄，如，「詩經」：；流傳了下來，「推廣」得更遠、或給加工成為另一階層的文化，如漢代的：「樂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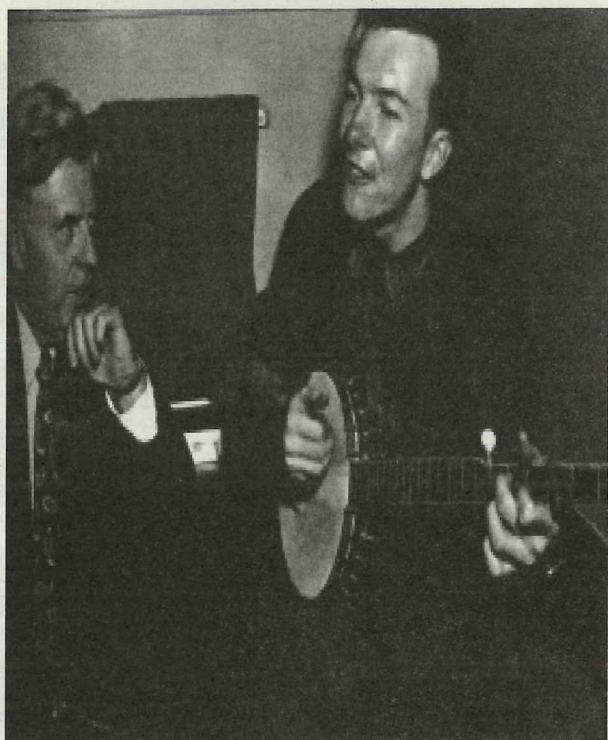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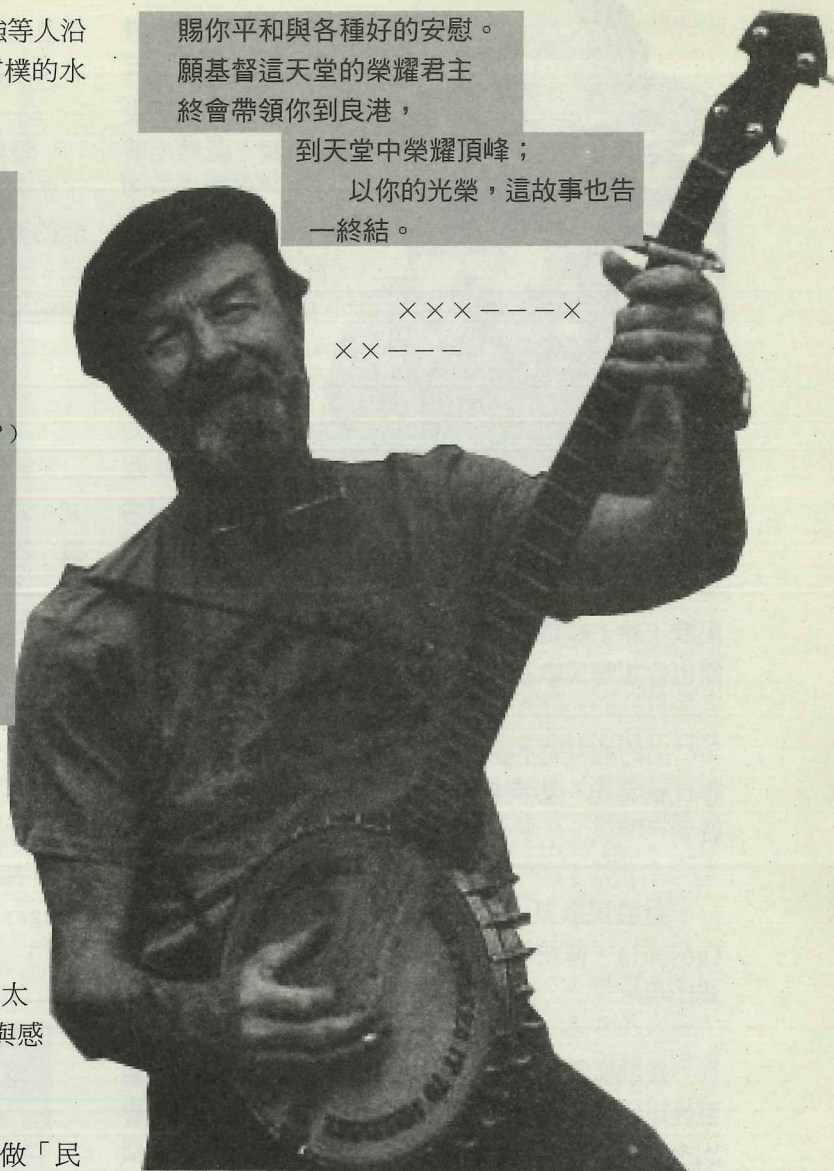
※義大利的敘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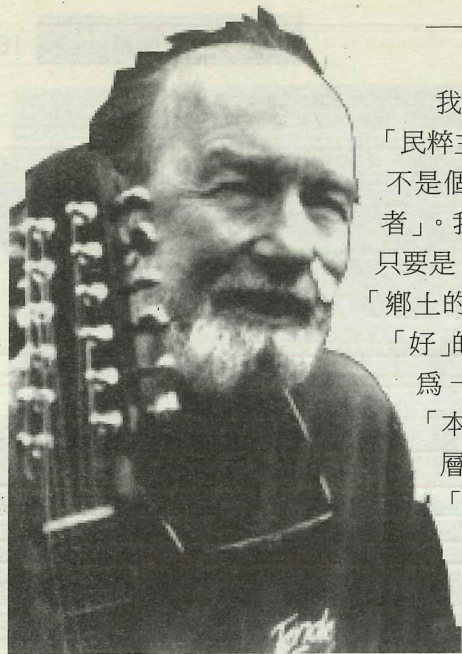
噢！諸位曾聽過生者逝者間尖銳辯論的好人們，上帝會保佑你們遠離邪惡與罪行，

賜你平和與各種好的安慰。
願基督這天堂的榮耀君主
終會帶領你到良港，

到天堂中榮耀頂峰；
以你的光榮，這故事也告
一終結。

×××——×
××——





我想我不是個「民粹主義者」，也不是個「民俗主義者」。我不認為凡事只要是「民間的」、「鄉土的」就一定是「好」的，我也不認為一切只要是「本土的」、「基層的」就是「對」的。人世間，畢竟還得有個是非！也因此，關於

民歌，除了欣賞、享受與大多時的「消費」外，我偶爾也會想想民歌在社會發展中所能引發的動力……

別的地方先不論，單就美國來看，它在1930年代倒冒出一股民歌風。這也造成往後一個新的傳統。

這股民歌風以各種如：藍調(blues)、福音歌(gospel)、傳統民謠(ballads)、老式鄉間曲調等形式出現。

民歌風當時也帶出全美社會二種新生事物：一般百姓以往被忽視或貶低的日常經驗，透過音樂再發聲出來；以及許多舊歌新曲的湧現，但這些歌曲不再只

是純個人或抒情或詠嘆、而是有了具體方向：與弱勢者爭取社會正義的政治及抗爭活動相結合。

音樂，在這兒，不再只是音樂；或者說，音樂有了新的「狀況」，它成為百姓肯定自己、提昇自己可能的方式，而不再卑微的生活著，它成了民眾為自己、為大家爭取個更好世界的可能武器，而不再只是建構虛假世界的「精神上的鴉片」……

×××——×××——

這股民歌風所展現的，當然不只是各種音樂形式，它也提出了音樂製作一個新的方向：真正的「民歌」不會有什麼「明星」或「熱門排行榜」；「真正的」民歌演唱者是與聽眾打成一片的；「真正的」民歌著重吟唱與演唱的歌聲，重視真實的情感表露、關照整個實際的精神狀況，因此樂器不適喧賓奪主、技巧不適譁眾……總言之，這是與「商業性」音樂製作背道而馳。

在這股民歌風中，一波波傑出的人物投入，且開創、持續下來。其中一位叫「彼·西格」(Pete See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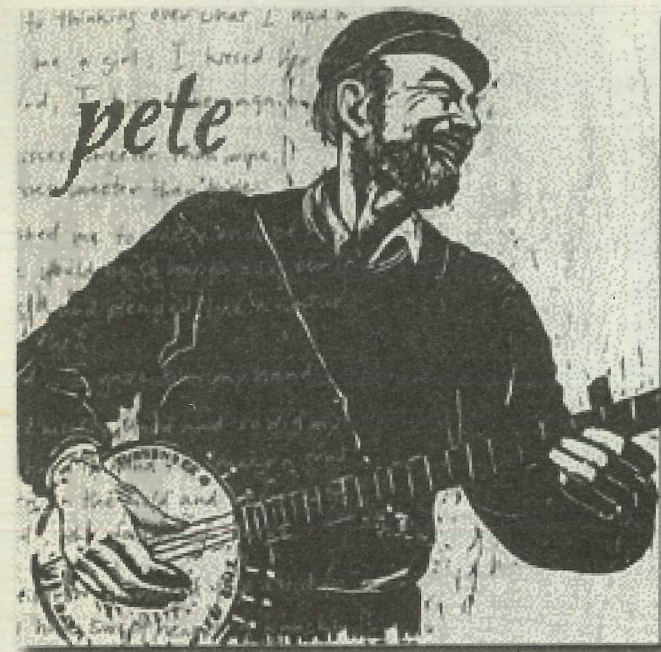
×××——×××——

河水太闊

——整理、翻唱：Frank Hamilton, Pete Seeger, Karla Bonoff



「年鑑歌手唱團」(Almanac Singer)



河水太闊，我無法渡過，
也沒羽翼來飛躍，
給我艘能載二人的船
兩個人一起划，我的愛人與我。

噢！愛情是溫柔，愛情是祥和的，
花朵最美，是它初綻時，
但愛情會變老，而蠟炬會轉涼，
然後像朝露般散消。

有艘船駛向海洋，
她滿載著，吃水深又深，
但再深，也沒我在愛情中深
我不知是沉是浮。

河水太闊，我無法渡過，
也沒羽翼來飛躍，
給我艘能載兩人的船，
兩個人一起划，我的愛人與我。

.....

×××——×××——

那麼，彼·西格又是誰？

西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的1919年，這也正是俄羅斯革命後二年。西格是否這時就已與俄羅斯結下不解之緣？這點我們不頂清楚。但他很早就成了充滿理想的馬克斯主義者、社會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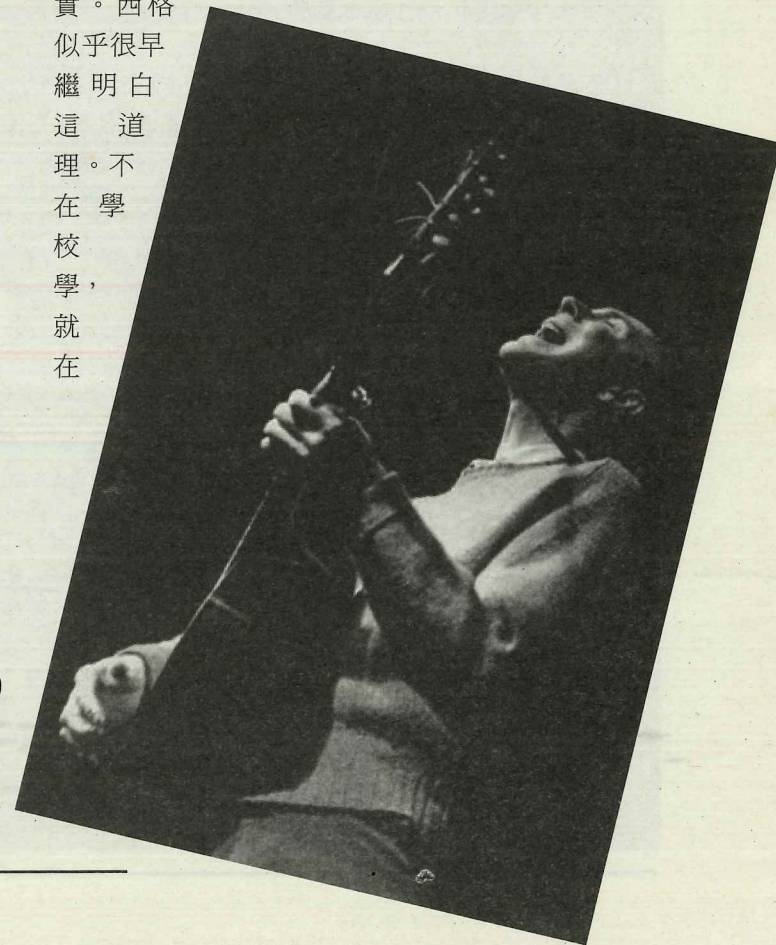
義人仕，而且一輩子就這樣走了下來，；這點我們倒很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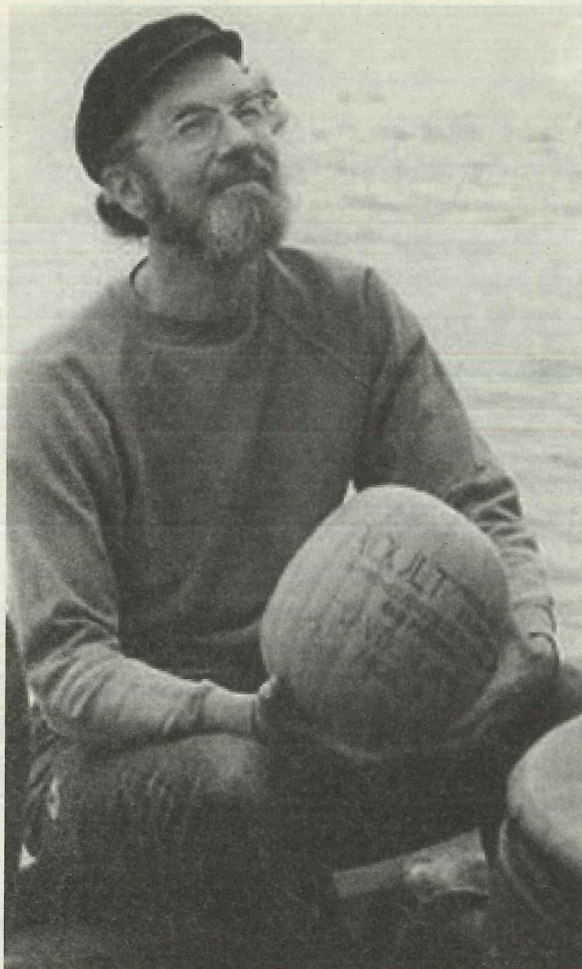
當然，一輩子跟西格走了下來的，還有音樂，。因此，音樂與運動、創作、演唱與戰鬥，在目前是我們稍可為西格定位的一種方式。

對某些事物的特殊敏感性，是天生的？是與星座有關？這點我無法確定。但西格對音樂的喜好，至少與他有個身為音樂學者的父親，與作為小提琴演奏者的母親脫離不了關係、這或許會引發一些人的嫉憤，或嘻笑，但畢竟人世間沒有人是完美的……西格少年時就玩四弦琴(ukulele)、班究琴(banjo)與吉他，然後在十五歲迷上了我們一般所稱的「民歌」(folk)而且直接間接的與一些其他音樂創作者，開創了美國自1930年代以降，激進的民歌風格。

西格十八歲也如其所願的進了大學。而且是進入帶著「藍色血系」的哈佛大學，哈佛就哈佛吧，只是西格或許是希望自己的血原本就是紅色，尤其是看到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大蕭條下，勞動百姓的各種慘況與奮立而起的鬥爭。他哈佛留了兩年，在1938年，就沒再唸下去。

不在學校，並不代表不「長進」、不學習；大地的山川，處處不都可可是我們的學校，而勤奮的人民，個個不都可成我們的老師？而這往往又比學校來得真實。西格似乎很早繼明白這道理。不在學校學，就在





校外學；不在學校搞，就在校外搞。

西格開始了另一種學習生涯。他在新英格蘭一代的畫室、畫坊耽了一陣子；曾跟著木偶劇團在紐約各地游走；曾與其他音樂家開演唱會、舉辦集會，目的是支持乳農公會。西格也曾短暫的跟著民謠學者羅麥克仕(Alan Lomax)做助理來為「國會圖書館」整理「美國民歌檔案」。

1940年西格在紐約與古瑟瑞(Woody Guthrie)為加州移民農業勞工舉辦慈善演奏會后，確定了自己一生走向：透過音樂把人類理想傳遍個地。他很幸運，竟然遇到臭味相投的古瑟瑞。於是兩人相偕游走全美，靠「民眾的音樂」維生。

即使因事分手，西格仍繼續遊蕩；在萬里行路中，他磨練了演奏技能、擷取許多民歌，而且也開始自己創作歌曲。

1941西格再度與古瑟瑞匯合。畢竟，形勢有了變化；戰爭的烽火已在亞洲、歐洲蔓延……這時，

匯合在一起的，還加上海斯(Lee Hays)及蘭沛(Millard Lampell)。四個人匯集，總是想做點事；於是組了「年鑑歌手唱團」(Almanac Singers)；他們的歌把傳統民歌樂曲與當時社會抗議的議題揉滲成一體。

在工會集合場所、在左派份子的各種募款活動中，都有他們演唱的身影。在此同時，「年鑑歌手唱團」也出了二張片子：「為約翰而唱的歌」(Songs for John Doe)，以及「討論工會及其他工會的歌」(Talking Union and Other Union Songs)。但這唱團在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即告解散。

西格於1942年徵召入伍，但他仍繼續採集各種美國的民歌。戰后，西格也協助創辦「高唱！民歌刊物」(Sing Out! The Folk Magazine)，來聲援社會抗議、來復活民歌傳統。

1948年當西格與海斯、吉柏(Ronnie Gilbert)、海勒曼(Fred Hellerman)等人組了個「織工」唱團(The Weavers)時，美國民歌運動也展開出新的、燦爛的一頁。往後三年，這民歌四重唱團體銷出約400萬張唱片，而且把李蓓麗(Leadbelly)的「愛琳晚安」(Goodnight Irene)、古瑟瑞的「這是你的大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等曲子紅遍全美。

這是你的大地
——古瑟瑞

這是你的大地，這是我的大地。
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島嶼；
從紅木森林，到灣帶河域；
這大地為你我而在。

走在條帶般的公路上，
我舉頭望到無盡的天際，
我俯視眺見金黃的峽谷；
這大地為你我而在。

我流浪、徘徊和漫游，
走向她那鑽石般沙漠中閃耀的沙地，
然後，在我四周響起個聲音：
這大地為你我而在。

明朗週日早晨，在教堂尖塔的影下，
靠著賑濟局邊，我看到我的同胞；
他們飢餓的排著，我也站著吹口哨：

這大地為你我而在。

陽光開始照射，我也開始漫遊，
麥田一波波起伏，而大片雲塊滾動，
在霧散后，有個聲音也誦唱著：
這大地為你我而在。

在世沒任何人能阻止我，
當我走向那自由大路；
沒人能叫我轉頭，
這大地為你我而在。

當我走著走著，我看到一路標，
標示排上寫著：「不准侵入。」
但在另一邊，什麼也沒寫，
那一邊正是為你我而在。

×××——×××——

到了1950年代「東西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許多地方的「白色恐怖」，也成為一股潮流。對異己份子的打壓絕不手軟。



「織工」唱團在美國主流的麥考錫(McCarthy)主義下也遭到「劫數」。他們給許多電台、電視台及演唱廳列為「黑名單」行列；這也是指他們的歌曲無法再有有效的輸出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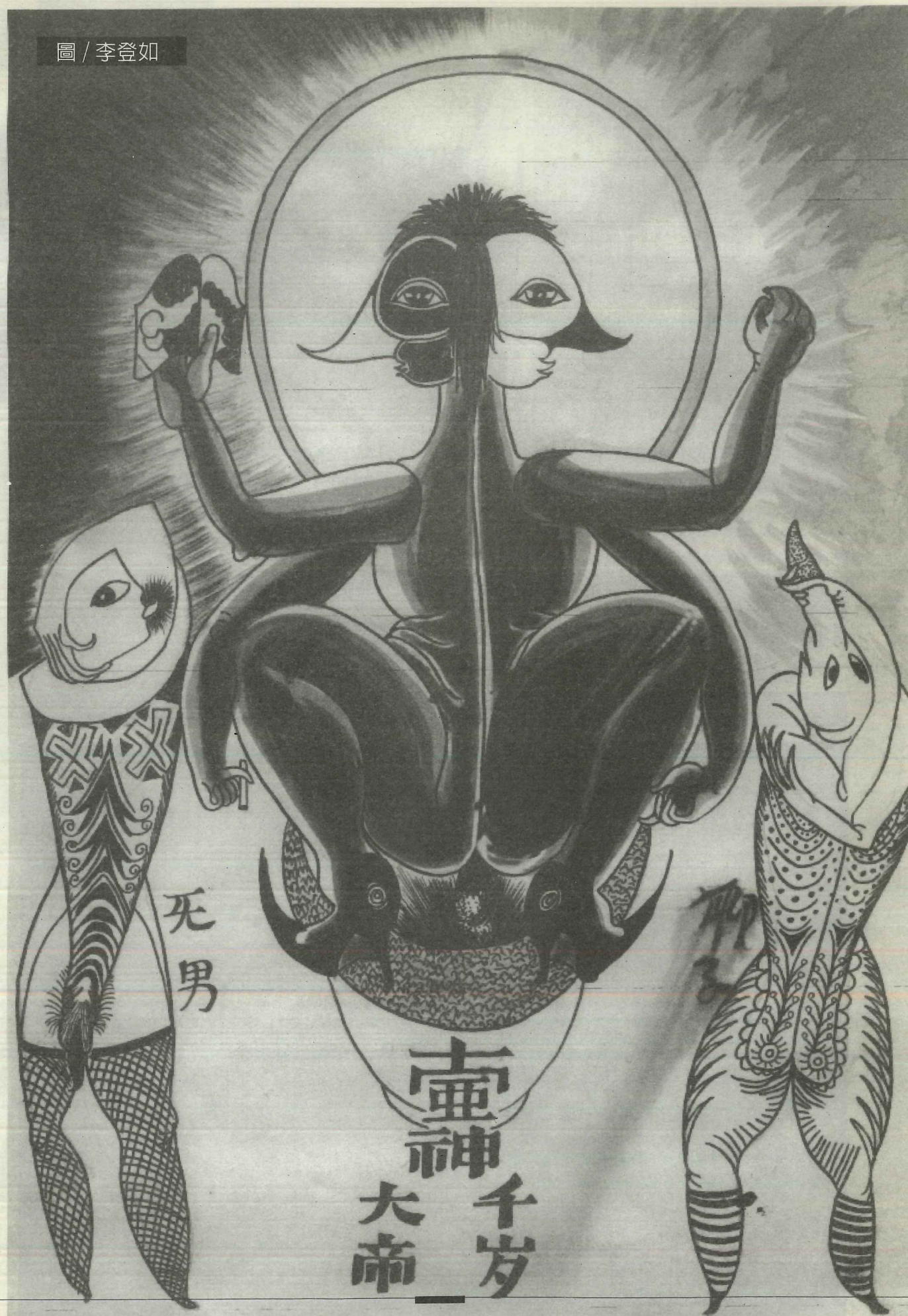
紅遍一時的「織工」只得於1953解散。

(未完待續)

小道消息：由石皮客網頁<http://192,192,148,27/speaker之「國外另翼站台」>可連結到關於老歌手Pete Seeger 的網頁，妳\你可以獲得更多的訊息！！



圖 / 李登如



「精←神→經」 噪音戰爭

文 / Anes

有一群人，瀏覽各類資訊理論，散布色情圖片做宣傳，用零零碎碎的電子噪音將腐敗的搖滾炸裂，這群藝術界的「龐克」真誠地向現代情報社會投下糞便——他們就是工業始祖，悸動軟骨(Throbbing Gristle)樂團。

接續悸動軟骨登場的樂團，如受到後結構主義影響的SPK，初期作品以精神病患的視覺結合攻擊性的金屬節拍；以及研究神經症、前腦葉切除術、監獄、武器工學、精神病...的NE「夜光」(Nocturnal Emission)，他們更直接提出「與其說是音樂，倒不如說是心理戰術的戰法之一」的論點。這些團體創作的，是以「噪音」作為工具和媒介，目標為情報控制中心、管理機構、系統...等高科技情報社會巔峰期的工業指標。相對於此時期的科技發展，反而顯現出不安變動、晦暗變質的心靈；這種強烈矛盾對立的情勢，揭開了噪音戰爭的序幕。

受「悸動軟骨」影響的MB(Maurizio Bianchi)，運用比情報戰略還具壓倒性的「生化」科技，產生出具有廢墟感沉靜效果的噪音；他們用災難性的有機噪音，寫下了科技啓示錄，並預示自身的作品會是「工業音樂挽

發聲空間中，雜音充斥，也模

糊了「噪音」(NOISE)的原始定

義。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在歷

史的架構下，展現「噪音」藝

術的緣由及流變。

[馬雅書]人種篇二

被病毒感染，一群長滿菌絲的人種

文 / 馬雅

他匆匆忙忙地逃走，像是秘密被揭露般地尷尬。罪惡感龐大地長了出來，像是蔓藤類的植物蔓生，把他淹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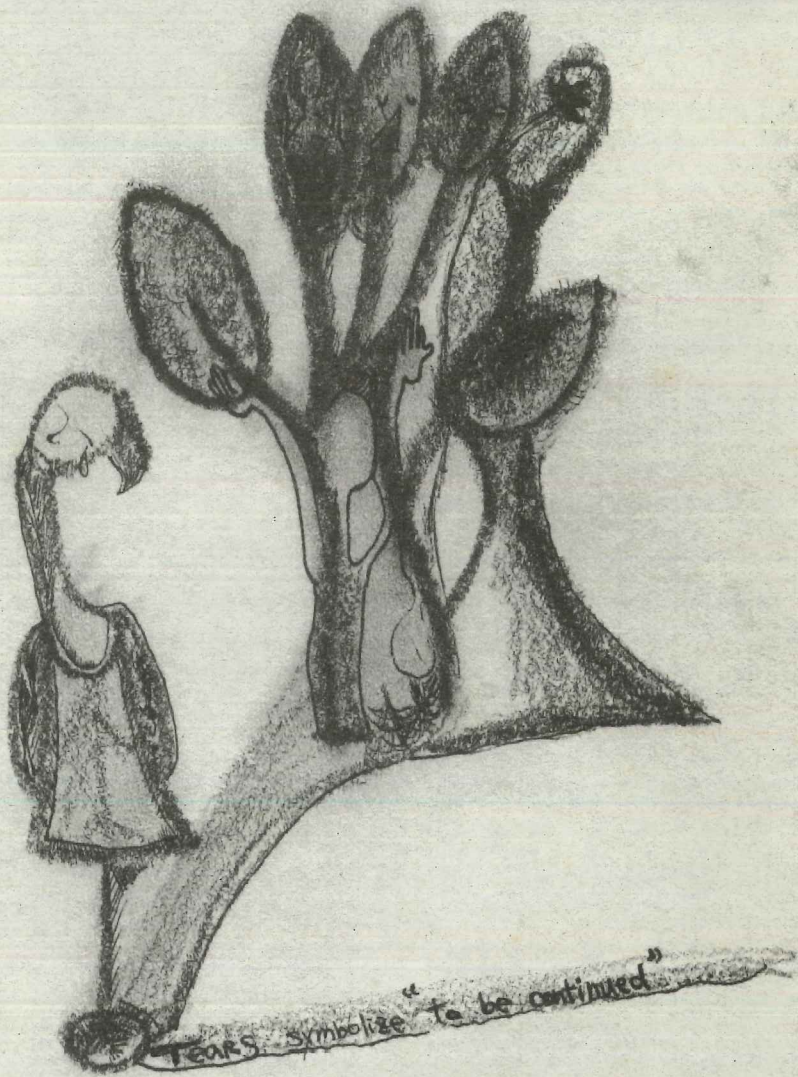


馬雅和人的情分緣薄，在恍惚中繼續搖滾，繼續耽溺，寄望爬出水面，即使當不成人類，做一隻植物或爬蟲類、蜜蜂，什麼都好，泡在水裡泡久了，怕了，游累了，想做一個擁有健康的肺的自由人。

睡人當記者當久了，也枯倦了與人不可避免的工具論懷疑，真實能透過文字被報導嗎？他常常懷疑自己，也質問著同行，事實就是事實，文字只會扭曲事實，渲染、並且成為少數人的工具，他覺得這一行像是一個黑洞，多少同行寫字像是在寫小說，離開事實太遠太遠，宣傳工具，他孤獨的打著電腦，馬雅被他創造出來，陪伴他的混亂，閱讀他的報導，「妳覺得我這裡寫的怎麼樣？」我想這樣寫太犬儒了，你想想看做一齣戲多麼辛苦，你們這些創作者的寄生蟲，隨隨便便就謾罵，似乎只要尖酸的批評就能佔據一個高尚的位置，是這樣嗎？」「哦。」

什麼是真實？這問題太困擾他了。馬雅的聲音，從他的內在不斷湧現，也對，創作者的作品才是主體，批評得拿捏的準一點，不要成了躁鬱式的狂罵，都寫好話嗎？那不如不寫。想到這裡他無奈地停了下來，又點了一根煙。

他想到襲人，那個他日也想夜也想的女人，有著植物般柔軟肢體、陽光



般微笑的好女人，住在別人的屋子裡的女人，馬雅似乎是他孤獨創造出來對話的頂替品，一個幻覺的聲音，沒有真實身體，卻住在他的屋子裡的精神他體，分裂的靈魂。

仔細看睡人，他和襲人長得真像，睡人，其實也就是馬雅，一個雌雄同體的靈魂，在深夜裡著女裝出門，被莫名其妙的人誤認為是襲人。

他匆匆忙忙地逃走，像是秘密被揭露般地尷尬。罪惡感龐大地長了出來，像是蔓藤類的植物蔓生，把他淹沒了。

罪惡感，因為襲人是他的一生好友的情婦，他的醫生好友，高中詩社的戰友。不斷繁衍的罪惡，趕在慾念後頭的妒忌與酸楚，嗜睡症在此復發，他又陷入長長的昏睡之中，病因不明，他在昏睡了七天六夜之中，在夢境中遇見了真

實的馬雅，馬雅出現，一起恍惚的好情人，一起對抗現實的內在聲音。

醫生老大，去電小組的發起人，醫生家庭，醫生爺爺在三十七歲那一年莫名其妙失蹤，從此下落不明，留下寡母孤子和被悄悄地封到土牆裡一堆奇奇怪怪的書。在莫名情況下擔起醫生重擔的醫生父親，一個只知道收集古董的賺錢醫生，對於現實，像是被下了詛咒，閉嘴不談。書還是在老屋的土牆中。

醫生老大在高中時，舊屋重建，一整牆的書被他留了下來。一個烈陽高照的暑日，師傅們正要拆屋，老奶奶堅持不肯拆，死坐在舊牆前，揚言說如果要拆掉老屋，大家就等著掛白布。

正在堅持不下的那幾天，他從學校放暑假回家，媽媽叫他去勸老奶奶，因為他是祖母最疼的乖孫。奶奶一見到他，眼淚就流了下來，當然不只因為他是最寶貝的孫子，更因為他簡直就和爺爺長得一模一樣。奶奶嗚咽著擁著他，說不出話來，幾日的堅持與強悍都潰了下來。當她哭累了，哀靜地拿起一把師傅們原來要拆牆用的鐵鍬時，把大家嚇了一跳，以為她要傷害自己。老祖母，雖然年紀已大，但是那股歷盡滄桑的堅忍與威嚴，很是高貴，高貴地令大家不敢違抗。

鐵鍬沒傷到自己，反是用力地敲向土牆去，剝落了幾塊磚土，隱隱約約地看見書藏在裡面。

沈默寡言的父親說話了，老屋決定不拆。

醫生老大整個暑假就和那些重見天日的奇怪書籍為伍。老奶奶在數日之後，安詳地沈睡過去，永遠不再醒來。

哀傷的暑假，在喪禮中靜靜地度過，他像是著了魔似地沈溺在書堆裡。

陵墓蘭蘭，詩社中寫詩的大熔爐，才女，恐怕是去電小組中真正的詩人，長得像一個大眼的日本妹妹，鈴木蘭蘭，短髮，亮亮的，身上匯聚著光。去電，去一切專制的電，去不能溝通的腐亂政府，去語言殺閹的惡行暴力。每個人都是一個政府，不知悔悟的醬缸犬儒，保守右手自以為是父親，打罵著左手的聲音，握住了一把巨斧，砍斷了不聽使喚的左手，以為剩下一隻手可以拿的更多，卻是不明事理的自殺行為。血流過多，奄奄一息地孱喘著。

睡人，文字指示的小說，沒有真實，可是心虛的人害怕寫字的人，深恐自己的邪惡曝光，意欲焚書坑儒，誅殺一切文字。無字天書，像是國王的新衣，其實什麼都沒有，只有心虛的人自作聰明，以為自己看見了什麼，睡人想，不要寫字好了，連小說大家都要對號入座了，文字是真實的嗎？詮釋與流言誤傳，讓文字加入了情節。「沒有人真切地明白你在做什麼」，世紀末島嶼藝術家代表說出真理，「但你們仍應相知相惜」，被選擇的代表補了一句但書。

天真的馬雅安慰失落的睡人如是說，讀者是最終的作者，寫字的人只是被神選擇的靈媒，是神與人的媒介而已。不要難過了。

這些長滿了菌絲的人種，深切地明瞭：能睡著就是幸福，醒來時，仍然要面對睜眼看見的現實世界，不管是黑夜還是白晝，心中仍充滿了光。

幻覺
隱語



我買了一張舊屋

其屋況非常糟糕

牆面是斜的

地面 抽空

客廳部份堆滿雜物

責任部份埋於地中

交通由陽台牽引至頂樓

油煙由衛浴管道間排出

瓦斯

滲漏氣味

未修繕好處況

拖了4個月

我於二年半生

她目前和女子同居

難以忘懷年輕英俊的神父

在洛杉磯工作

到日本拍攝音樂錄影帶

她的表現被很多人肯定

工作努力投入

不斷一鼓作氣，一定要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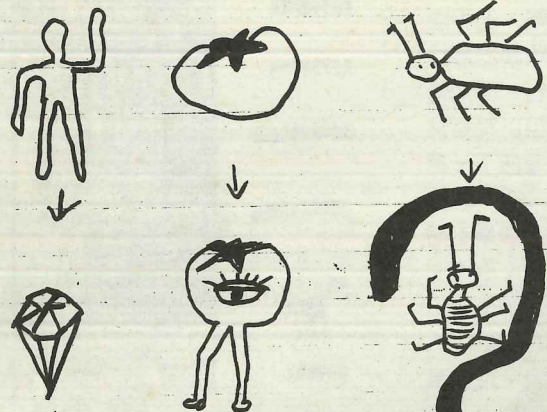
群長滿菌絲的人種

曾小佑 1996

大家都知道，

人其實是礦物。就像蕃茄其實是動物一樣。
而**螞蟻**並不是昆蟲。

~~正治本~~ ~~新本~~
图解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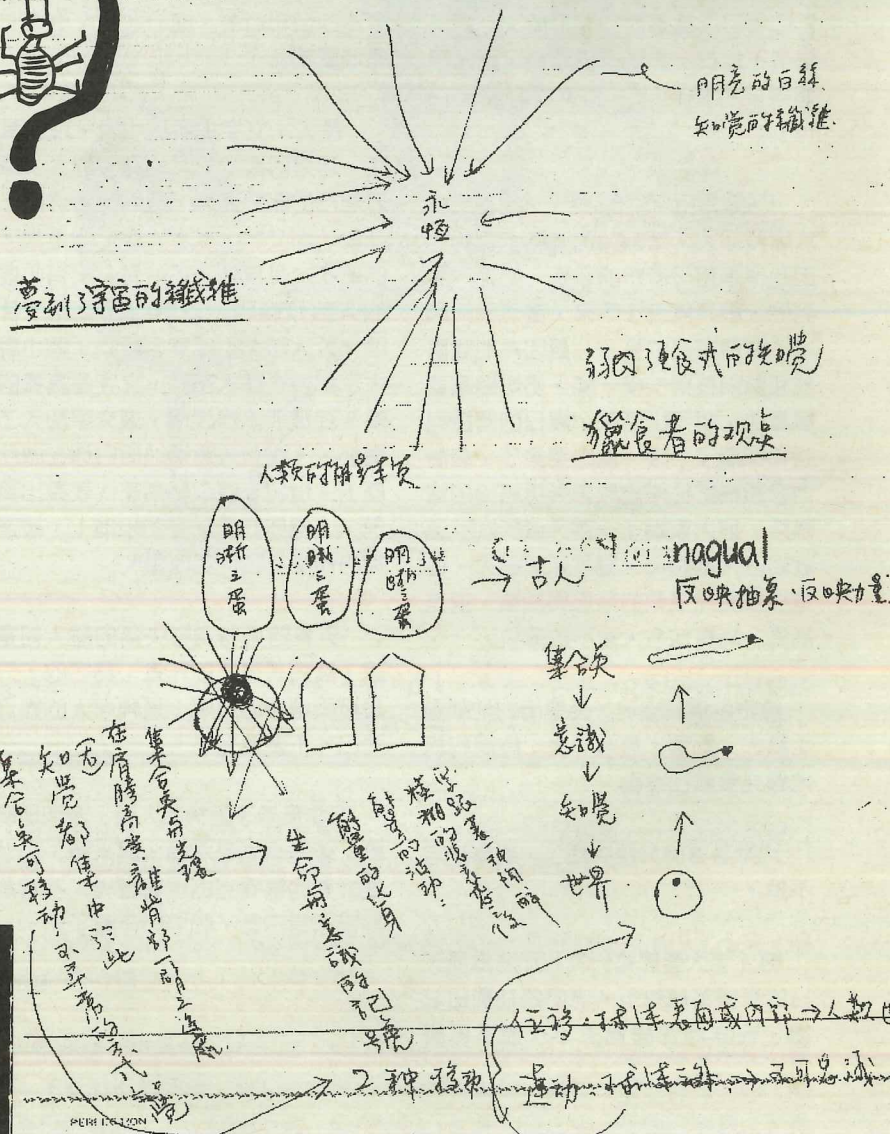


憑吊 ROXY
善變者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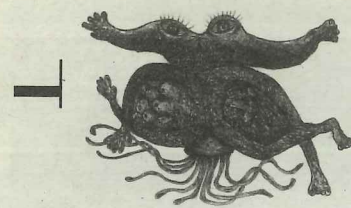
。然而「重要的是他是一個人。」奉承師的建學傳統畢竟使他在他前幾歲之時，感到孤獨矛盾與痛苦。於是，他欲以父親的微笑博取兄長的掌聲，用超煩的自虐喚出眾人的同情。可是，眾人的不知所措、恐懼、猜測的念頭、嘲笑與榮譽的掌聲，都與他無涉於事的。

5/16 夢見馬丁路德拿一本書給我，並翻到聖·奧古斯丁所筆的那一頁，全頁都是短句。



1996.1.30 2035.

• 想到一个手法：一个神经质的人随时都会下田他的一些想法。他总是在此刻中，然而在某些时刻，他失前的想法（铁器）与他的此刻共置，产生一种重叠或异音的效果。



文 / 吳苑菱

毫無疑議地，《夢的解析》

第六章的主旨即為病理運轉併遇語言的題材，此章節的原理由弗洛伊德闡述為夢像運作和其持續複製本質的運轉而來。很顯然地這些運作性的個別體是根據直接對立於那些統治化語言的規則來處理的。夢並非欲望的語言而是其運作。然而弗洛伊德使得雙反題旨更為戲劇化（藉由如此讓我們進入對

話的複喻現形），經過宣示欲望的運作正是駕御一個文本的結局。欲望無庸置言，它施行暴戾循向言語的秩序。此種暴戾屬於原始的形態，幻想所完成的欲望則包含在此種逾越之中，它顛覆了夢的運作內所出現並且持續發生於所謂初步魅惑的營造之中的事實。

藉由欲望而被捕獲的形體至少有兩種可能，對話在邊緣上，因表達不善而隱退個體陳述的意見，而在對話的核心上，則指涉著隱退的去向。弗洛伊德本身在介紹魅幻

(phantasie) 這個字詞時就曾大費周章地解釋，它意指著夢幻瞬時的假像以及其深層中偽製的形式。正是觀察的作用使得語言獲得遮護，釋放於界限之間，而高談闊論，盡言其中。我們將詳述一些次級的觀點，由於寫題 <Fliegende Blätter> 的緣故，雖然它們削弱了美學的貧瘠性，提供一項優越的機會給意象及文本兩者關係的構思。將美感的顧慮置於一旁，藝術於焉展開。

speaker no.5 1998.7 28.29

醉生夢死毋能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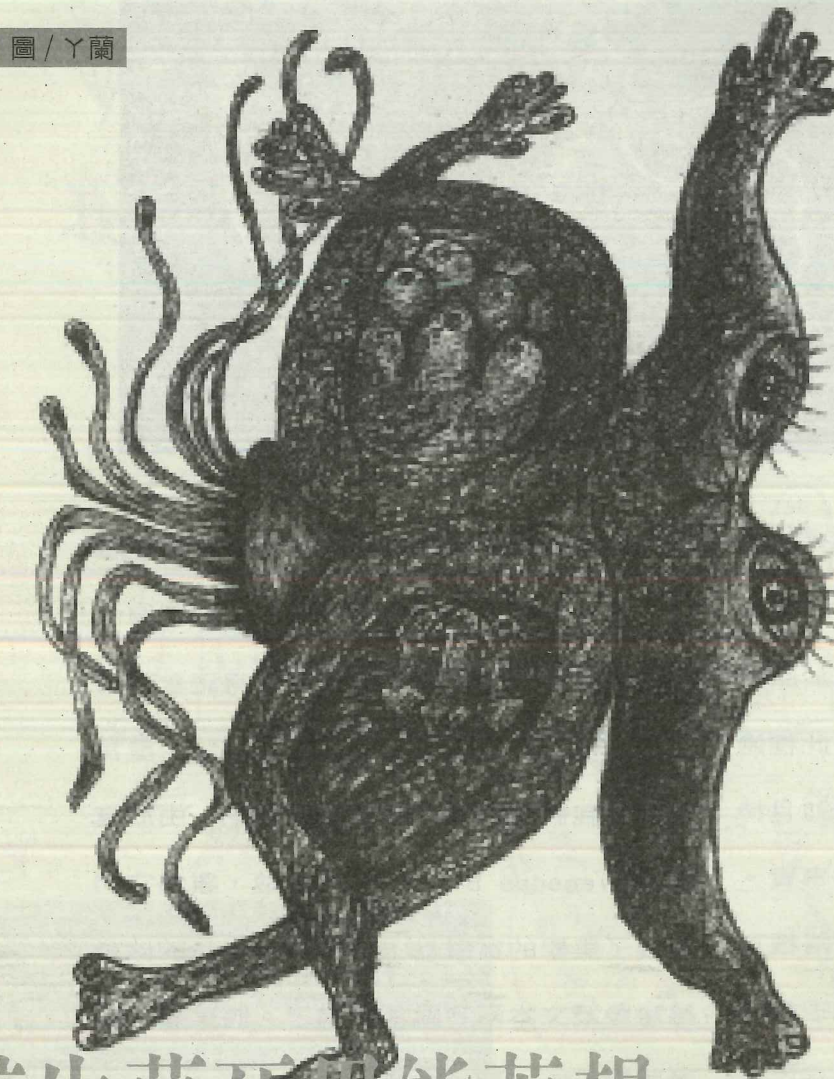
The Dream -Work Does Not Think ~ 李歐塔

電視影像的發展中，大量採取蒙太奇和文藝觀點的攝影方式，大致可視為《夢的解析》再現於後現代生活文化裡的呈現管道，觀眾看的方式並不如精神分析大師的身層解剖，但許多影評雜誌及視訊介紹卻扮演了類似的功能，讓人們逐步跨過眼睛的迷障，看到真實與虛妄交界的世界和情感，故而夢的擬真效率驟增。

《酷斯拉》Godzilla 是對果陀修行的一種猛烈顛覆，傳統文明累累而成現代主義的成就，在牠的巨爪和尾力甩動之下徹底破滅。像此種惡夢的擴張，或許容易被闡述為負面反動的陣營，是由共產主義解構獲勝的容耀帶來的慘烈報應。但純粹從資本主義擴張的美夢來看，是由於缺乏愛的集體意識而惹的禍。巨大的物質（如大廈高樓、體育場、國家意識、民族主義）的精神化，患有一種時空的危機，乃是人文主義的淪喪而引起的病癥。建築的幻想藍圖雖崇高，但活在其中的人們缺乏了夢想的推動，資源之戰役中人群被逼趕到災區以外的空地，在雨中示威求援，他們賴以生存的都會空間在一夕之間遭酷斯拉的暴行剝奪了。

酷斯拉被核子試爆激怒了，牠的地盤同樣也被人類摧毀，而闖進文明世界的怪獸被一座海陸之橋纏死了，那鋼筋的力量是不是有些恐怖，正如地震來時擋駕不住的威力，使建築物倒塌了。

圖 / 丫蘭



醉生夢死毋能著想

酷斯拉象徵的是都市的造夢機器之本體，由於失控的危機而導致市政的癱瘓。為何新上任的市長非奪其命不可，因為政治鬥爭之必然以及政見的取向，挑選了酷斯拉做為命運的犧牲品。在看電影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同情酷斯拉的處境，牠似乎是為了印證政治神話而被誘捕現身。生物學家認為牠是一名雌雄同體的帶孕者，卻又不承認牠擁有配偶，由於文明發展的性質接近「中性化的架構」，其象徵物也必然地被視為兩性平權的代孕體。若是基於此種觀點而建設的文明，則其愛欲中介被天神沒收權益，因而使羅曼史淪為庸俗和先天閹割的產物，唯一能令愛欲得到飽足的途徑就是夢像的製造和複製。

這就是現代都市引起人文焦慮的由來，無論消費或食衣住行皆以戀愛的能量來進行著的文化型態，成為人們存活在夢像魅力中的原動力。現實的悲劇和罪惡的闖街遂成為恨的陰影，是夜生活者的夢魘，如何持續地創造美好的夢景，遂成為人類潛意識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夢要落實在生活中實踐，跨越各種物質限制和精神無能的絕境，才能順利地運轉開來。酷斯拉也許能被喻為夢魘，使人類加以警惕，牠不正印驗了弗洛伊德的觀點：暴力的魅惑即原始的欲望型態，也須經由失語症過渡到駕御言語作雙向溝通才能得逞。酷斯拉缺乏語言能力，而僅為夢的運作本體，所以牠代表是偽製的文明假相，是語言功能陷溺於時空中的致癌物。

電視新聞的播報和人們談論的對話，是使這個夢魘複喻的欲望客體。夢像運作如何被思考？轉化為一部電影或一本小說都可以促使觀眾或讀者的反思，但是若要集結為群體的思考方式，傳播媒介的轉播不可缺乏。新聞的道德不應由夢的複製所主導，否則會形成欲望的語言，終為杜撰性的影像（電影、戲劇表演）所取代，而喪失其客觀的價值。酷斯拉（意象）殺身成仁之後，記者文本才能恢復後秩



序。

夢的放大功能

《秘密客》Mimic相較之下就欠缺了視訊作為武器的背景，而是研究生的論文抗爭和標本流失之禍。人類妄想吞噬生物定則的野心轉移到宿體身上，反過來攻擊放生罪惡淵藪的人。恐龍和怪蟲都具有報復的心態，何況是人性，把顯微鏡和放大鏡的功能交互對照之後，夢像的聚焦體仍回歸到人的身上。人，才是造夢的主體，而不是豬狗或恐龍或禿蟲，所以消滅夢像的方法也唯有人腦才能破解。假設天敵會繁殖，或投胎的也是人類，一切防範的措施皆由假設的擬真性開始，人們在意的並非那真相本體上的實質勝利，而是心靈上的獲勝，說服自己去反控夢像運轉的自信。

我們不妨將酷斯拉和秘密客分別看成是變形擴張和文明的縮影，這兩種情結是大我和小我同時被覆蓋於夢像中的「金鋼化」。為了穿越制度的漏洞而虛設的生存路線，人被踩死或被附身的恐怖與殘酷性，則為物競天擇原理的機率，而不在探討為何牠們會變形為大怪物。因為生物學的畸形定律，符合了夢像不能思考的不合理性，所以夢的邏輯開始進行不可預設的對話，它所挑選的犧牲品是隨機的，無意識分析的，不可阻攔的對象，致命正是夢的終結，人類醒來後繼續選擇欺騙偽製或面對現實的路，這兩條路也正是「欲望被捕獲的兩種形態」。

酷斯拉代表核心而秘密客是邊緣，前者是神話而後者是民間故事，從文本來看此兩種接近現實的敘事法都是不可思議的意象製造。自從電影體系由非人（怪獸的卡通化）代言後，人類心靈的扭曲和異化也因有了轉移的目標，把觀眾當成一種防止恐懼的能量，以避免生活中遭罹災難時的自責和不幸降臨。

也就是說，怪物電影形成人文主義思想對抗災禍的抗體，思考由夢中抽離被對待為得嚴肅討論的危機問題。電影使夢的預言展現在螢幕上，再受到觀眾思

圖 / 丫蘭

考的途徑，使夢的運轉轉移為光質量的對話，做夢者始終是旁觀者。蟲子想變成人之模擬生態而存在於都市文化中，而恐龍也想繁殖後代於陸地上，證明了人與怪物的折衷目的並非進化學所指涉的，而是為了繼續鬥爭報負。

當你成為一個大怪獸才會感覺牠是優越的品種，此作用在於夢力的說服和感化，夢使做夢者暫時扮演某種生物，進而產生自身生存權益的心思。此種融入必須是無言的，依夢的前題來作用，夢的對話以荒謬為起迄點，而不是理性的意象。所以推翻怪獸的主角很清楚自己並非在夢中生存，必須依照生物學的定則來顛覆牠們才能成功。

夢的創造美學

夢不能思考所以沒有結論可言，它不須符合藝術美學，而純粹是造夢者的文本再現罷了。槍炮和火也無法使夢停止，它是依靠睡眠來進行的心理狀態，是日常思考的剩餘片段和配圖。酷斯拉的魅惑型式一旦被商業體制所控制，其功能必將轉注於另一個領域，或許是動物園、拍電影續集、做成玩具銷售，牠代表的意識形態就會成為白日夢。

酷斯拉現形於白天和夜晚，秘密客卻總是出現在黑暗中，在白天牠似乎是隱形的。就像白天看恐怖電影一樣，恐怖性被削弱了，而白日夢正具有此種效果。如果真的把美感拋置一旁，你覺得秘密客夠藝術嗎？斯拉裡的攝影記者未被踩死，反思了夢的記憶裝置本身，！架付出勞力控制的攝影機，！的魅幻使得夢境被超越了。



河床，淡水河的，還是密西西比河的？

文／荒木水里

圖片由郭文泰提供



Reality 詩比歷史更真實

詩感的戲劇，好像是描寫一個人的嘔吐物，而那些理應是薰臭的排泄物卻傳來濃濃的消毒水味，莫名的潔癖。沒有任何認同障礙的戲，去性別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勢或弱勢，豢養或者被豢養，凌虐或者被凌虐，但是關係是雙向的，即使是寵物也會跑掉，愛上別的主人。

如何避免禁嚮脫逃？密室般的監禁，情愛被無形的鐵鍊緊緊綁住，逃不了，被愛傷透的主人學乖了，一次豢養很多隻。

最好的戲是能讓觀眾毛細孔發抖的。

Installation 從裝置出發到總體藝術

任何一種放置皆是美感，次重要的是意義，最重要的是如何和觀者產生共鳴。工具性與實用性皆是直喻的敗筆，創造性誠可貴，情感震撼價

更高。裝置人人會做，但是精神的藝術性高於一切，不只是放置而已。

總體藝術的概念，將藝術跨領域結合，從最早達達的造反開始，不滿足於平面的侷限，聚眾在咖啡館空間中的臨時起意競技與集結；六零年代偶發藝術結合行動與音樂、裝置，可視為微觀的小世界和平，宏觀的大世界和平出現了嗎？隨著網路科技，交通以電子舞蹈跨越界線，新世代的卡夫卡將是窩匿在電腦之前的一隻蟲。

Vinegar 酸批評

從劇場不斷看見台灣社會的潛意識。

看見完整而且將舞臺完全對話的戲，大肆拆解了小劇場以無經費為由，窮酸而惡搞的惡土地，台灣劇場強移植國外理論難免有水土不足的尷尬，明明是經費不足，拿貧窮劇場當幌子，怎麼辦？連藝術創作的根莖都貼滿了麥當勞經營速食的投機，河床一次簡單的地下劇場作品，卻穩穩地陳述什麼是有舞臺、有生命的戲劇，將觀眾帶到另一個心裡隱藏的空間，像是把灰黑的泥土般的桌、石頭養出生命與色彩。

想想如果編導演功力不足，又是一個空舞臺，那不是很乾澀難嚥嗎？長期忽略舞臺只會惡化整個生態，像是某種生態失衡的孤島。長期改編西方劇作家作品的理由是什麼？被殖民心態已經深化到潛意識了嗎？本土作品如賴和、張深切劇作也許有時代差異，至少是真實的反應並發揮戲劇功能，攬著某一種階級品味是淺薄的。



*** 讓此地長期做不好的戲劇舞臺美術汗顏的嚴謹，貧窮也能做出戲舞臺！值得加演！

圖片由河床劇團提供

此戲自創性格，真實的面對人和人、或者物，沒有要教什麼大道理。

舞臺美術究竟是什麼，是種簡約的態度？還是豐富象徵的夢境符號？

劇場和其他純美術在台灣的問題同在於專制無知政府創造（或者說破壞）

出一個文化乾漠，想在其上種植野草都難囉，何況是吸引鳥獸蟲魚前來棲息？我不懂，為何沒有靈媒似的先知出現，洞悉一切，先於當代。過去五十年的斷層，已經夠了，大眾被迫、輕忽藝術，也缺乏感知的啟發與訓練。媒體的發達也逼使民間傳藝式微，不知為何，我想到南美島上的原文化，古印地安文化隨著殖民文化的入侵、同化，最後竟消失了。如果有一天沒有人會玩布袋戲時，我想，台灣就已不是現在的我們，我們將是那個在歷史中被塗抹掉的一群人。

Exoic 異文化的

導演自述原始構想部份來自日本庭園中的砂石，寧靜，聽來是印象畫派以來的品味。

有很多時候，美感僅是來自異質的。

Rite 劇場是一種儀式

任何動作都是一種符號，符號可以只是符號，張力組織成的符號結構是以儀式為顯學的。例如教堂中的戒儀，不由自主地帶著神聖的緩慢，戲中演員緩慢動作如被支配的機器人偶。被什麼支配呢？神性嗎？



河床穩穩地揀選有舞臺、有生命的戲劇，將觀眾帶到另一個心裡隱藏的空間，把灰黑的泥土般的桌、石頭養出生命與色彩。

Biological stage 有機舞臺

一個從沈寂似墓穴的無機物中，隨著劇情或者僅是時間慢慢地長出生命的裝置，需要更熟練的機油的玩具箱。

在桌子養土種一棵像異形奇花的科幻片式怪手。從箱子中翻出一個模擬藍天綠地小池塘。原象是死寂的，經過時間、戲劇形式，一切都像植物般發芽，長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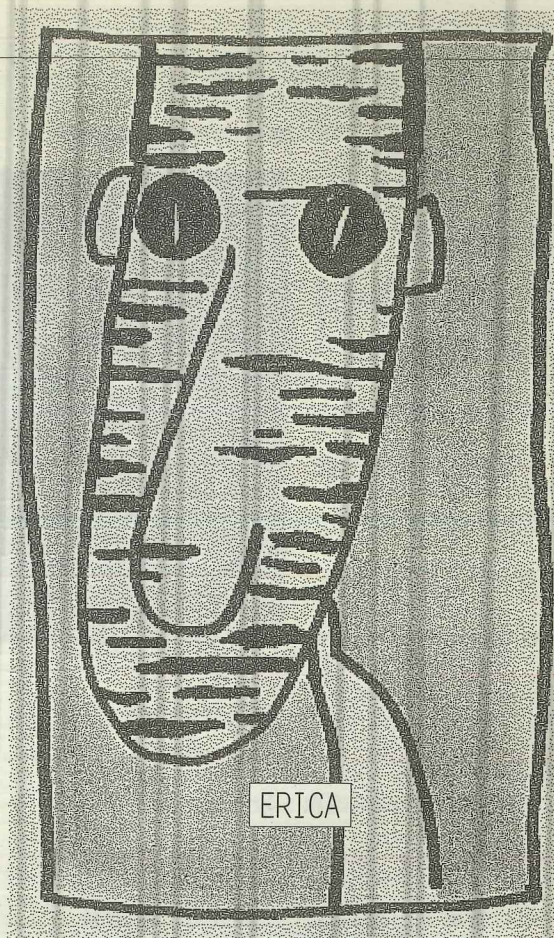
Eslite OR snobbery 菁英？還是臭知識份子？

想在劇場中找出一個想的比先知更遠的人，走出一條拯救敗血的路。看戲的人普遍是菁英和尖酸刻薄的臭知識份子。

河床導演在西北大學攻讀表演研究碩士，正在此地感受、觀察台灣小劇場生態，為論文作準備。經高等教育的洗腦後，或多或少都帶著知識份子的習氣，聰明的，思考性格的，戲不自覺地顯得有重重疊疊的隱喻，儘管導演只是要表現一個簡單概念：一個有機的人性花園舞臺，從地窖似的惡地形開始。

Divine 神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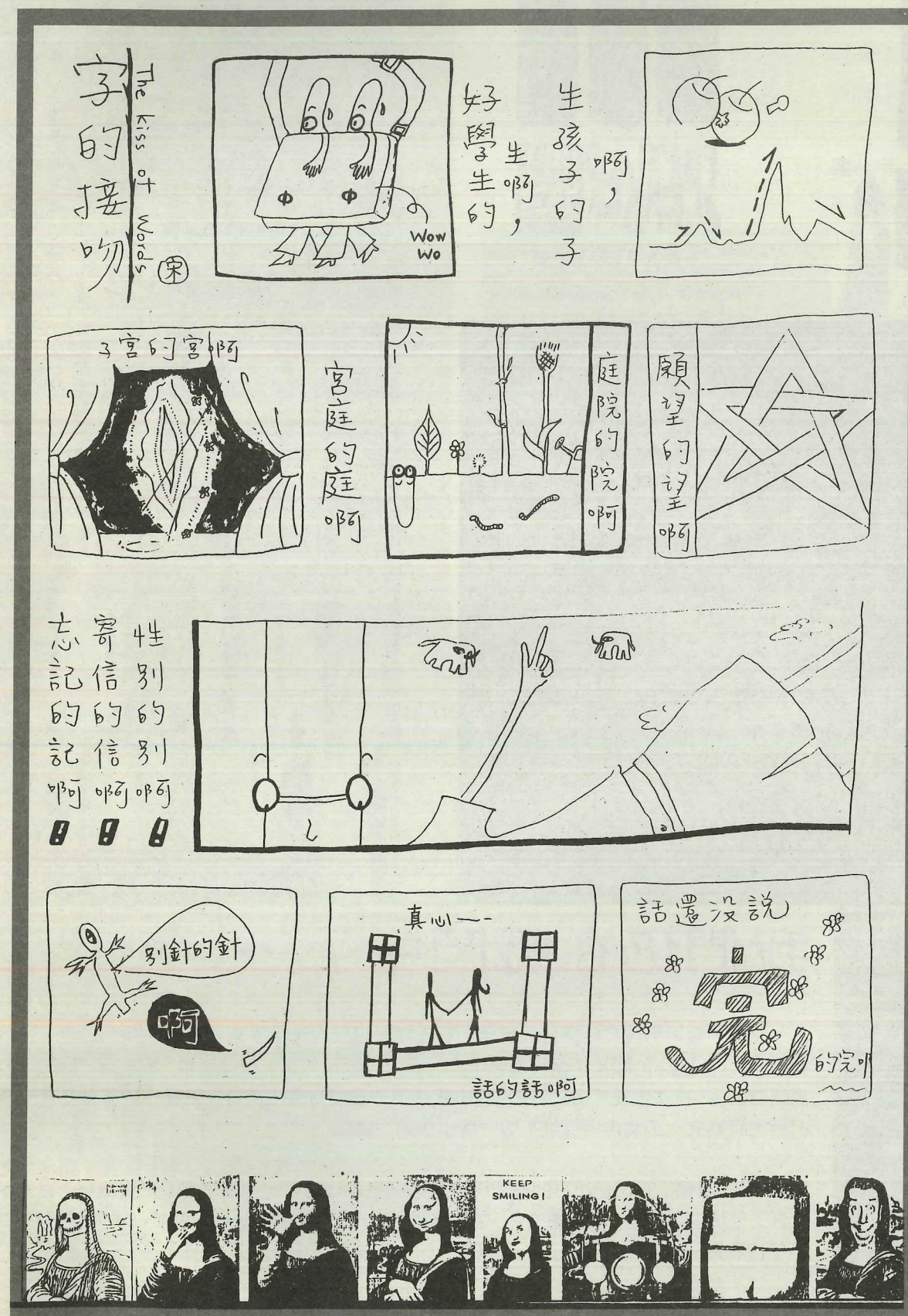
一切創作接源於神性，想重複神性的創造，壓製出不朽的產品。生活中的細膩片刻即是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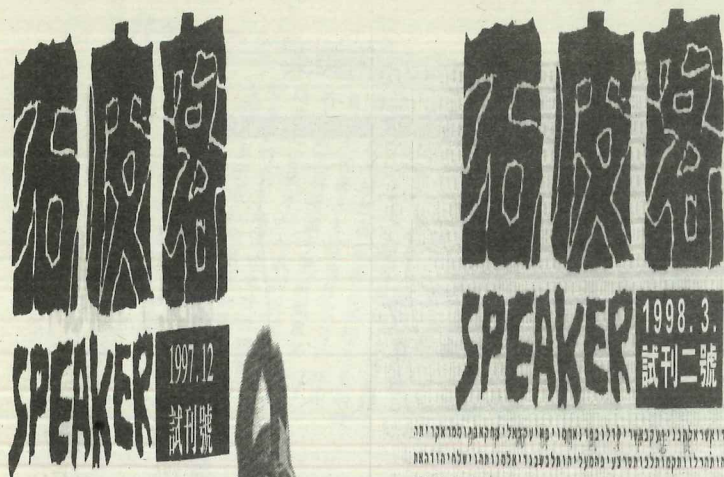


誰染了你的頭髮並且叫你

ERICA

新生代





【編完·放尿】

石皮客一路走來顛簸、跌跌撞撞，由於物資不足苦勞人員只能在閒暇之餘從事各項的勞務，許多事情變得難以預期，卻擴大了苦勞人員的認知差距。不過還好試刊第五期終能在各方努力下生出來了，雖然腳步有點慢，但總還能續往繼絕，同時也因活動的開辦，苦勞人員又開始活絡起來，是件可喜的事。

來自各方意見，一致認為石皮客是台灣最後的另類刊物，但也有人認為石皮客有點不夠好玩、死死的，來自日本的Ok i，一言道出，所謂「另類」不該是另一種的圖騰，而是一個好玩、活潑的形式。積累幾期來的經驗，在編務流程、文章內容及編輯風格從本期有所改變，展現出煥然一新的面貌。

在台灣，真的沒有「另類」生存的空間嗎？在商業邏輯層層封鎖的出版文化中找尋突破的道路，或許「石皮客」已經做了些事情，但那些是不夠的，從平面刊物形式風格的創新、電子報、網站，一直到阿偉的新書、各種活動的進行、更多另翼份子出入的據點的找尋，石皮客將朝向更加多元多樣的方向發展。「不要說不可能！」這是我們的信念！

施朝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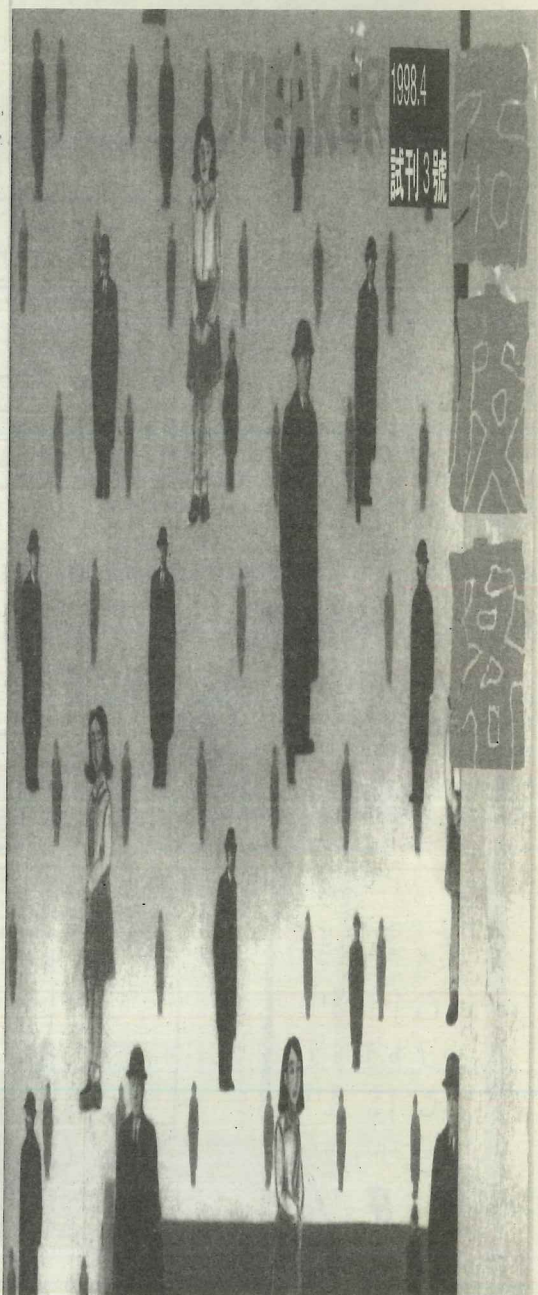
我們仍在戰鬥中……

憑著一股對另類文化堅持的熱情，石皮客就這麼樣走了下來，試刊一號、二號、三號、四號……「石皮客」的腳步不但沒有停下來，而且不斷地成長、進步；從「石皮客」網站的成立、到阿偉新書「拉美地誌，魔幻行腳」的出版。這一個沒有金主支持、依靠小額募款生存的團體，已經被視為文化工業市場機制下的一個小小的「奇蹟」。

「試刊五號」是一個小小的里程碑，在這個里程碑之後，「石皮客」仍要繼續「試」下去，試到天荒地老，試到台灣另翼文化，終究有殺出一條血路的那天！如果妳／你也和我們一樣，受不了枯燥單一的主流文化現象，歡迎妳／你一起加入這場戰鬥。

「石皮客」目前仍苦惱於日漸困難的經費，急需要妳／你的幫助。

請劃撥到 19140489 鍾秀美帳號。



現在妳／你可以在以下地點發現「石皮客」

■台北

唐山書店
女書店
大大樹音樂圖像
差事劇坊
地下社會 Pub
滄浪書城
政大書城
世新社發所

■新竹

水木書苑
大隘文化社

■台中

東海書苑
晶華書局
闊葉林書局

■台南

紅城文化館
兵工廠 Pub

■屏東

藍色東港溪協會

妳說什麼？放置點太少，很遜？天！這年頭只由石皮客吐人家的槽，哪有反被人吐槽的道理……不過就這麼幾個點，看起來好像真有那麼一點遜的樣子。

不過可別說這件事情和妳沒有關係，要是你家附近有什麼書店、PUB、表演場地、泡沫紅茶、雜貨店、廟宇神壇、檳榔攤……看起來怪怪的，有一些可疑份子，看來不是另類流氓，就是恐怖份子進進出出的，好像可以放石皮客的樣子，妳不通知我們一聲，那就是妳自己的錯了！

拜託一下嘛！不想大老遠跑去找石皮客的人，說不定「石皮客就在妳身邊」。

另外一件事，說出來可別怪我們死要錢，雖然石皮客是免費的，但是這份刊物真的不好搞，最好的方法是寄一千塊錢到我們的帳戶，就可以成為「贊助訂戶」，每次「石皮客」出刊，妳坐在家裡，就可以接到熱騰騰的新刊物，既方便，又算是為另類、小眾文化做了一件不小的功德，何樂而不為呢？

最後，如果你真的不想出門，又想看石皮客的話，可以打開電腦寄一封 E-mail 到 sunnylne@tpts1.seed.net.tw (什麼？妳不會用！妳！妳！……算了！) 來，就可以得到「石皮客」全部文字內容，還有不定期的全球另類資訊。

好了！廢話夠多，是要妳趕快做點事，切勿自誤啊！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帳號	19140489
戶名	鍾秀美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收款戳	姓名 通訊處 電話
寄款人	姓名 通訊處 電話
寄款人代號	

98-04-43-04

◎存款交易代號請參見本單背面說明。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帳號	19140489
戶名	鍾秀美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收款戳	姓名 通訊處 電話
寄款人	姓名 通訊處 電話
寄款人代號	

虛線內備機器印證用請勿填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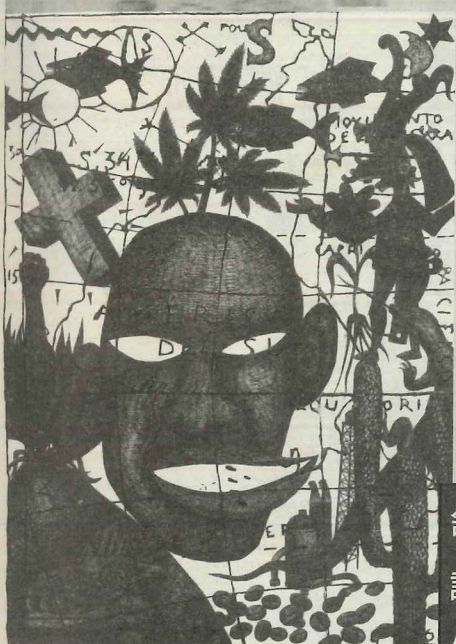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寄款人請勿填寫。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收據帳號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經辦局收款戳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寄款人收執聯			



解 放 軍
拉 美 地 誌 魔 幻 行 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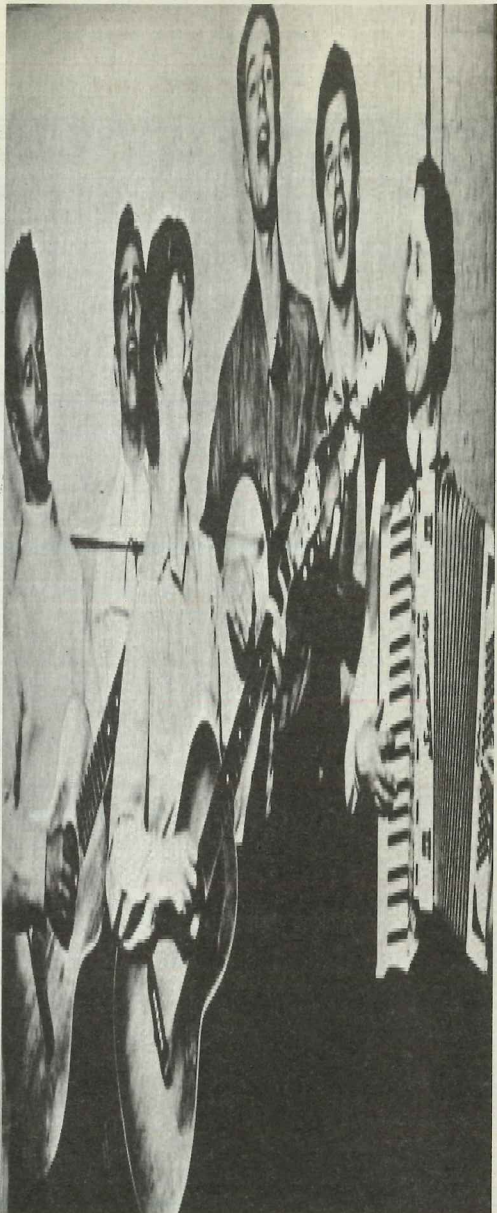


古 柯 嶮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舒詩偉 / 譯著



建議贊助價：NT250元以上



石皮客月刊社
苦勞人員

鍾秀美
張蕙雯
施朝祥
曾雅蘭
阿偉
馬雅
孫窮理
小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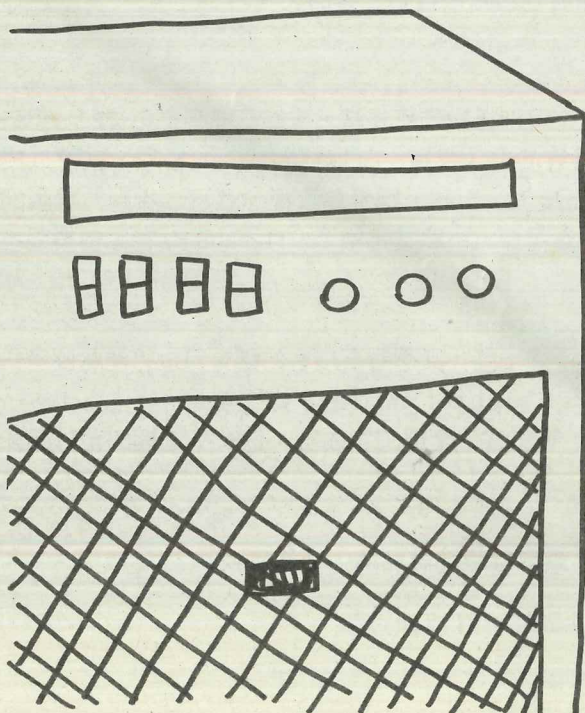
石皮客

試刊五號 1998.7

石皮客月刊社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德街30號4樓
■電話：(02) 2944-9893
■傳真：(02) 2943-2164
■電子郵件信箱：sunnylne@tpts1.seed.net.tw
■石皮客首頁：http://192.192.148.27/speaker
■郵政劃撥：19140489 鍾秀美

尋找中古
Bass Guitar 擴大器

電23690103
士地不士會
PM4:00 ~ AM:4:00



劃撥存款收據收執聯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交原存款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分揀，請勿折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 六、

交易代號：0501現金存款 0502現金存款(無收據) 0503票據存款
0505大宗存款 2212託收票據存款

本聯由儲匯局劃撥處存查248,000張(100張)290×110mm(80^g/_m²模)(深圖)保管五年

本期收入
上期結餘 -5448
本期募款 15200

本期支出
印刷費 20107
雜支 1401

結餘 -6308

石皮客真正獨立經營，以小額募款維生，歡迎踴躍捐款。

陳懷欣 100
陳恩志 100
陳建志 100
石皮客之友 100
空空 100
施朝祥 109
顏山揚 200
陳明秀 200
柳婉玲 200
差事募款箱 241
反高學費聯盟 250
湯文正 250
黃明賞 250
宗明 500
阿偉 500
林筱佩 500
施鴻濤 1000
地下社會 1000
程曜 1000
Doris 1000
紀宗志 2000
古秀妃 2000
東海書苑 3000

贊助石皮客大功大德者名單

通訊欄

- ☐ 我要訂購「拉美地誌魔幻行腳」(每本250元以上)。
- ☐ 我要成為石皮客贊助訂戶(一千元以上)。
- ☐ 我要贊助石皮客(隨喜)。

以上金額共計新台幣：_____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宜為限，否則應請更換存款單重填。